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四

唐

睿宗皇帝

〔庚辛〕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

故太子賢之子爲幽州刺史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

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爲織悉必聞于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于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故王名履薛名王名暉皆帝之子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于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

自古有治
人無伯法
李景伯等
所云御史
秩卑望重
可以巡察
則無實權

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

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

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爲幽州

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

分。已而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瓌之謀。大怒。以譏太子。太子懼。殺二人。雖開姑兒。乃
乾元之爲中州刺史。瓌。魏州刺史。宋瓌。二王。魏刺史之命。太平公主。亦即還京師。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安石日知爲政。紀綱紊亂。復爲景

龍之世矣。

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上召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

萬乘爲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岐州岐
山人。大

平公主之黨也。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

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劉友益曰。按察
使之名始此。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

分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揭諤并判四州爲四大都督。汴。宛。魏。豫
緜。絳。秦。洪。漢。越。十州爲中都督。齊。兗。寧。海。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

輔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爲害不細。今御史

襄安澤。遂。通。梁。瀋
十州爲下都督

敬重是取
虛聲相代
撫按持事
勸懲倍驗
非其明驗
呼

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已而竟罷都督惟四大都督府如故但置按察使道

各一人

開元二年夏曰十道按察採訪使至四年置八年復置十年又置十七年復置

秋九月以竇懷貞爲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僊玉

真二觀帝以四城墜昌二公主爲女冠爲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尋同三品有相者謂曰公有利馬懷貞謂請解官爲安國寺就教聽之未幾復以爲左僕射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深州人崔

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吳人元方之子同平章事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

以政務多闕水旱爲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

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濟寧人嘗論高宗爲時人所重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私爲相遂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遂公主謝

以請乃從之

召司馬承禎字子榮洛州滎人至京師尋許還山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

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

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

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莊子廣成子居懸圃之山黃帝訪之而至道焉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

山上許之尙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

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武氏時徵
爲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王〕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先天元年。考是年正月改元太極五月改元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改元先天。一歲三元。唐書帝紀。通鑑皆于正月即書玄宗年號。綱目則以太極紀年。先天仍用

分注今

春正月祀南郊

初武氏時

天册萬歲元年

南郊始合祭天地至是上將有事

南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河南洛陽人請合享天地如古制

曾言郊之典禮皆有統歸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廟歸于郊則地祇祭望合食于闕丘三輔故事祭于闕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是漢晉合祭矣詔宰相禮官議皆如

曾言會上欲祭地北郊曾議遂寢考新唐書禮樂志及賈曾傳皆云武氏時始合祭天

果行。王玄宗天寶元年又復合祭。記載甚詳。通鑑于是年正月書宗祀南郊。初因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于五月則又書上祭北郊。前後似不明晰。今因新唐書改輯。

以蕭至忠爲刑部尙書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尙書華州

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

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左傳衛大叔儀之言。至忠蕭強曾之曾孫。

故欽緒引之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蕭君也

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明年正月至忠拜中書令。字日知爲刑部尙書。

夏五月祭北郊是月改元延和。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注見前。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

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太微垣中及心前星心三星中星爲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皆有

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爲不

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邪太子流涕

而出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

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

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太子卽位尊帝爲太上皇上皇自稱

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

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曰先天

立妃王氏下攝八仁 校之女爲皇后

流劉幽求于封州唐置明會今廣東 肇慶府封川縣是初河內人王珣預于王同皎之謀事具前

亡命備書于江都上之爲太子也珣還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

曰殿下在簾內珣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珣

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

用珣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

雲官集事
不立專
事不立
成然令
受教不
杖豈爲
而乃大
原貸取
厚長者
稱翼人
威之

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奈何。瑒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

豈顧小節。上悅。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

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言于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義皆因公主得

進，日夜爲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自安。請速誅之。上

以爲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于封州，張暉于

峯州。初，暉與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諷得免，既而暉附太平公主，說罷說政事，及幽求

得罪，遣暉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封州都督王暉，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峯州唐置地

九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月沙陁金山遣使入貢。沙陁處月西突厥之別種也。姓朱邪氏。者北

之大嶺也。在金嶽山之陽，瀋嶺海之東。自歲月以來，世居此嶺。因以爲號。以朱邪爲姓。其後北徙，是爲後唐。沙陁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之北有大嶺，綿亘數節，沙陁故地。

十二月刑部尙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官不待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

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旣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

汝能掠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

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玄宗明皇帝

德不但煦
且優柔抑
法矣

〔丑癸〕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

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

華名汝以字行
華州華陰人

上疏諫以爲

酺者因人所利合醴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

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略曰
隋武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

萬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譴佞邪者常譏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

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欲忤生憎順生愛此觀聽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

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德而能禁則貴輕而必行小過不

察則無煩責大過不瀆則止姦逆使愆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以高麗大祚榮大姓祚榮名爲勃海郡王 初高麗既亡事具前其別種大祚榮徙

居營州阻險自固武氏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

胡三省注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三千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

數萬人附于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爲勃海郡王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

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

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

箭粉赤箭草部藥名研粉服之延年益壽中真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珣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

不速發左承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

不速發左承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

象先於時
治私密贊
從中人豈能
外聞則未
與言得事
申理由之
何後紀傳
家阿其蔽
好大相如
是盾大率

于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

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

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

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即羽林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

乃與岐王範薛王業二王名郭元振王毛仲姜皎上邳人李令問瑋弟

王守一后父仁及內給事閤內侍者高力士潯州人本漢魯曾孫中人高等定計以

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

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它也上皇乃下誥

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

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

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爲不可公主曰朕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

召象先謂曰誰寒如松柏借我時窮治公主私黨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絳者尙

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

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覆轍鑒冰而輕變太家之創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遂干國政末流之禍實基于此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于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于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

時以大臣得罪者軍費優失次惟薛嗣解

鳴二軍不劫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間上深歎美之 解與魏州元城人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爲

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于

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

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時上

方獵渭川卽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爲相

元之既至上詢以天下事元之不知俾上曰相宜選相朕元之知上大度天子爲始乃先說十

事以聖上意一顧政先仁二顧不中邊功三顧法行自近四顧宜豐不與政事五顧絕租賦外買獻六顧成願不事燕香七顧接臣下以禮八顧軍臣皆得推通嗣聖忠諫九顧絕節道饒造十顧變賊弄調縱之

爲萬代法上曰朕能行之元之頓首謝聖日拜兵部尚書同三品 元之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埃

姚崇以十
事歷上意
史書皆爲
盡稱今就
其事不之
功而不幸
而薛納

王致敗何
屢致敗何
曰官事不
與政事而
高力士揚
思助何士
龍任不元
且崇於衰
宗不於元
賴而趨士
爲高力士
更私出旋
上語崇心
乃安則崇
之宗要與
元能行之
果安在而
崇豈真能
不約內侍
者哉
人君救幾
獨治惟當
務賞登在
崇尙虛名
無論其獻
媚實諛不
可以爲訓
以君使上
尊而使之
下安加稱
謂以榮

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每事諮訪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

元之嘗奏請序
進郎吏上仰視

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極出龍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聽萬善帝臣奏事當面如可否奈何一不
察上曰朕在元之以庶政大事當與聞共議之郎吏專執乃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有中道元之乃
安左拾遺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其惡詔張厚略曰君侯舉相國之重持用人之
權爲時未幾而淺中節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謂親戚以求要術賓客以取資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子

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

十一月羣臣請加尊號

如號開元
神武皇帝

命書侍郎王珣行邊

中書侍郎王珣爲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于

上曰珣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雖與之守承平上由是寢疏之

使按行北邊諸軍

十二月改官名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監

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爲

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于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

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

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

〔甲〕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

亦復成何
治體况尊
號亦高宗
以來弊政
明皇方銳
意維新願
於此仍循
舊轍蓋不
待天寶改
元已謂不
克自持之
幾矣
崇之改名
其所謂不
通經義夫
開元乃年
號非諱名
可比且尊
號有嗣世
必至無名
可取又豈
直名愈二
名嫌名之
讓足以盡

日月交食
原可推算

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

置左右教坊

劉友益曰教坊之名始此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

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

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

禮部侍郎張延珪駁梨園置樂皆上聽以上春秋雜儀宜崇經術通端士尙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聽不能用法

開官路成嘉賞之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

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

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

毋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

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

事具前

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韃韞奚霫

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

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

敢言

是秋薛訥及奚契丹戰于灤河賊帥詔訥言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

而知特以
改其常修
德修刑可
耳若夫應
虧不虧必
因步測者
之為精乃
以爲瑞而
賀之可笑
於此莫甚

崇縱子干
請又論言
不直明皇
其父且罪
知古官題

史册從之

貶劉幽求爲睦州

睦州今浙江
嚴州府是

刺史鍾紹京爲果州

唐置今四川
順慶府是

刺史或告

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

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閒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

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琚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

後幽求懷德
澤州刺史
卒鍾京
唐置少府
卿以志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爲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

上郡人
岐之弟

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

事見前

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

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

物下州徵賦安石憤恚而卒

時又貶武后時
時酷吏周利貞等
放歸澤州
終身勿備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

敕毋得注擬

時薛王業之弟王仙童
性暴百姓御史陳
季業爲之請救
覆按之姚崇
盧懷慎奏御史
言是上從之中
王成職矣以
府錄事爲參
軍崇等不可
事亦寢由是
貴戚束手
請議不行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

都選事遣吏部尙書宋璟于門下過官

唐置凡文武官
六品以下必
過門下省
審定謂之過官

知古銜之

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

柄何處人
崇之爲思
專事其於
府怨其固
張說等即
一不待言
刻未古處
復排擠旋
此材幹若
優瑕瑜豈
能自掩

劉友益謂
特書于之
未爲切當
明泉非真
能斷嘆爲
樸者不過
博崇儉美
名以飾觀
聽耳御批
皇祖鑿批
譏其鑿未
幾復遣使
求珍翠奇
寶前後判

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
事于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
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爲無私而薄
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遂知古累聖政矣
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尙書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長史是後
諸王領州並準此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于殿前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
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
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
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

京織錦坊其後上以胡人言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淮南求珠翠寶器范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
繡示不復用今所來者何以異于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願

智美碑死不敵辭此特胡人乾惑求
留無益聖德上遠引管懸論而羅之

襄王重茂薨于房州穆曰嘉
皇帝

作興慶宮後謂之南內故址
在今咸寧縣東南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許之仍賜

然不伴誠
情不能掩其
僞矣

武后竊唐
室天下者
也宜為元
宗之仇讐
乃以其鼎
銘為受命
之符姚崇
方以為瑞
而表賀賢
是相固當
耶

幽州節度

成器等宅環于宮側又于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八月出宮人初民間訛言上采宮女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

于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

掠牧馬命薛訥以白衣郭知運字蓬時瓜州晉昌人王峻帥兵擊之是冬訥與

吐蕃戰于武街晉縣唐為弱縣城在今蘭州府狄道州東大破之時王峻帥所部與訥會擊吐蕃力屯大來谷破

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吐蕃驚為大軍至而相殺傷死者萬計遂大潰訥由武街與峻軍會追奔至洮水復大敗之前後殺虜數萬豐安軍使王海實戰死其子忠嗣方九歲上以為尙監奉御養之宮中

大來谷在渭源界王海實華州鄭人忠嗣本名訓帝賜名

以武氏鼎銘頒告中外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鑿

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敕諸州修常平倉法敕以歲稔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下

溼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鄧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長子母曰劉華

妃嗣謙上次子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置幽州節度經略大使劉友益曰特書置志編始也領幽易平媯檀燕六州諸州注俱見前

持制北邊
誠得其人
任之未嘗
不倚倚爲
領論之密
天寶隆亂
在誤用祿
山不得各
設官之非
也約友以
謂言置以
志禍始實
事後拘墟
論之非定

〔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

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

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

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崇頗有得色顯謂崇微令人齊滯曰我爲相更比何人幹

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崇曰可謂時之相耳崇高授筆曰汝時之

夏四月以薛訥爲涼州大總管郭虔瓘齊州人爲朔川通鑑作朔州大總管初突

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

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秋七月庚辰朔日食

九月置侍讀官劉友益曰侍讀之名始見于此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

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左散騎

常侍褚無量字安慶杭州鹽官人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

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西域八國請降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後周置故城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聽以便宜

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

諸王典制 方州等宋 以後無益 之多無益 而有損益 自變封建 爲郡縣上 官置吏易 下相維易 於相支易 以本支易 胃遠關貴 庭不勝王 既屏藩王 國不勝王 薄者或易 爲奸徒易 煽所請愛 之實害愛 未出問而 命遙節而 應務名

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至是孝嵩傳檄

諸國威振西域大食本波斯地東距突厥西自印度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四年春正月殺尙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

傑不協于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以鄧王嗣真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二王皆帝之子嗣昇後廢更名嗣唐宗也爲安西大都護

二王皆不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

當時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

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瑞雲

與柔方參而羅捕禽鳥水陸傳訊道諸觀者豈不以陛下陛下而貴鳥乎上手數謝之輒數其鳥

山東大蝗 先是山東大蝗三年民或焚香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

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

蛭音買水蟲而疾愈買讀新者楚莊王食殖而得蛭恐監食者見譏遂吞之已而王與令尹孫叔

殺蛇而致福劉向說苑孫叔敖兒時出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

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至是

死也

而無實濟
更復何取
明泉鏡子
而不善保
全他日永
王璘之禍
已於此兆
履霜矣
捕蝗顧災
何至轉傷
和氣懷懼
即稱伴食
亦不應作
是語蓋當
時衆人致
美姚崇不
覺傳聞過
當至倪若
水所言均
狂更其崇
快類自明

山東蝗復大起，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

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爲害益甚。拒不受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

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

豈無德致然。因敕使者察捕蝗之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或言于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

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謂立詞理第一擢爲醴泉前縣今屬西安府令，餘二百

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

坐左遷。從愿朝議，與趙鼎、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載，後有盧宇。

夏六月，太上皇崩。

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特勝輕歸

不復設備。拔曳固進卒之卒頡質畧，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將小將郝

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

棘連爲毗迦可汗。闕特勒骨咄祿之子爲左賢王，專典兵馬。默啜自武氏世爲中國患，朝廷時食及是，郭靈荃得其首。

白頭不世之功，會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俸遂抑其賞。逾年始授，即將靈荃痛哭而死。

秋八月，遷中宗于別廟。太常博士陳貞節顯川人、蘇獻顯從以太廟七室

姚崇三為
宰相居官
亦不若懷
慎之清素
二子又頗
受賂還何
至竟無居
第致張說
為崇作神
道碑有云
池臺琴筑
優游暮齒
猶得謂之
無第耶
通鑑多引
舊書如此
條故不如

已滿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已而伊闕人孫平子上言睿宗神主祔太廟非禮睿宗神主祔太廟非禮睿宗神主祔太廟非禮

中宗于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祔下墓臣博議遷中宗入太廟蘇獻等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禮睿宗神主祔太廟非禮

部城晉縣故城在今華慶府德慶州

冬十月葬橋陵在今開州西北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懷慎病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

上深納之既卒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乾曜既相會姚崇以病謁告凡大政事上必令乾

曜就咨乾曜奏稱旨上曰此必姚崇畫之或不稱旨則曰何不問崇乾

曜謝乃已

崇第除爵因近會客薦崇德黨四方前崇固辭上曰慎不可使爾居禁中此何足辭考通鑑作崇無居第崇居開福寺今依唐書改

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姚崇請避位崇子爽異類受爵遠又所親信注書趙諱

京師特教杖誨漢諱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

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勳本姓蘇氏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

途不與思勳交言思勳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

人隨才受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

新舊之得

開元寶相

姚崇並稱

實則崇不

遠崇頌甚

觀崇頌頌

武氏鼎銘

表賀日食

不應皆用

詔太廟室

幸太廟室

說兩正更

崇深以救

時自喜可

具非不才

觀而不可

故論相變

意亦曲從之。璟與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

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

矣。與崇相繼為相，崇善繼成，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心輔佐，使賊臣寬平，則謂之

及享林府為相，繼任過于姚崇，然禮遇殊卑，猶矣。崇兼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實於神書時務，姚崇每坐

二人以實所擬，祗謂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問。政矣。廣州請為建立遺愛碑，頌請崇之。

以李昭談之，風于是。它州皆不敢立，由人范知等獻所為文，雖與之曰：觀其真宰。

論頌涉國談文章，若高宜從舉，運不可別矣。李林甫家室長平王叔真曾孫。

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

更此制。

〔丁〕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

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

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

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于太極殿，

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

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

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諂，上弗聽。遂幸東都。上過州谷，道隄

戶及知，假使官宋璣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遣命釋之。

合嘉讓入
告之義然
環言市釋
亦無損且
闕美區轉
使其事爲
造膝獨對
世固莫知
所由使當
廣衆昌言
掩安能終
令待罪必
轉而不後
於僞免教
涉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臥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閒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勅封如故。

以明堂爲乾元殿。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

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爲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圜丘。

十一年冬復以乾元殿爲明堂二十五年十二月又復以明堂爲乾元殿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貞觀之制中書門

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

司皆正衙唐稱大明宮含元殿爲正衙亦謂之南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對仗讀

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

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

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

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于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

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依故事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

校補從之。于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

吳越人

等二十

二人于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爲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
沖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中〕六年春正月禁惡錢。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惡錢

鑄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賈買百姓不售之物。可
充官用者。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
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徵嵩山處士盧鴻

字浩然。范陽人。徙洛陽。

爲諫議大夫不受。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河南參軍鄭銑朱陽

後魏縣。故城在今陝州盧氏縣。

丞

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時用。不切事情。宜從
所好。度爲道士。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始加賦以給官俸。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

者。祕書少監崔沔

字善沖。長安人。

請計州縣官俸于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

給之從之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

吐蕃請和

初武街之捷

事具前

上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

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至是

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署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爲遠州刺史李朝隱爲大理卿陸象先爲河南尹宋璟奏

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

則才用可惜請以爲渝峽刺史大理卿元行沖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

象先明于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皆從之

〔己〕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

其子顯爲都尉守一縣用變事以例顯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

蘇頌以爲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階殿者高出三丈寶太尉墳高者顯其高大至章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進祿豈可復踰爲之區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顯每欲正其身下况于顯子何

敢私之能固守典禮生法將來誠所幸也 賈李謀帝之外親

五月己丑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

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民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

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于

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右補闕盧履冰人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

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

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

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三年安在則服降聖齊衰期也所以明尊卑也俗情

膚淺一素其制誰能正之

〔中庚〕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頌罷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先是朝集

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

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

魃音破旱神也大雅戲于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

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耳上心以爲然時江

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

于是貶隱之官罷璟頤池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夏五月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

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于是出

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輿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六月，灑穀溢。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戶僕固都督勺磨。

僕固部之節，舊名勺磨。

突厥降戶散

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悔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卽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諸部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出今直隸宣化府，鹿野皆有之。必不畏食，血非野馬，朔三省注，不畜野馬，生于野國之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冬十月，流裴虛已于新州。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初，突厥毘伽可汗旣立，突騎施蘇祿復立爲可汗。

蘇祿突騎施別將也，纒索二十餘萬，領有四方，置使入朝，詔以爲金方道經略大使，旣立爲忠順可汗。

毘伽患之，默啜時牙將曠欲谷年七

十餘，多智畧，爲國人所信服。毘伽召以爲謀主，于是突厥降戶處河西

者多叛歸之詔薛訥王峻追討毘伽遂謀入寇噉欲谷以爲不可乃止

至是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亦突厥之種姓同東發奚契丹掩毘伽于稽落

水上毘伽用噉欲谷謀擊虜拔悉密毘伽始聞噉欲谷曰不是長也拔悉密

初面好利得噉之約必喜而先至噉與噉甚真不相悅矣情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強兵逼突厥牙帳爾方策契丹兵不至拔悉密引誘與噉欲擊之噉欲谷曰此屬

去家千里將死戰求可擊也不如以兵臨之去北庭二百里噉欲谷分兵圍噉欲谷還出赤亭注

前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毘伽由是大

振盡有默噉之衆明年毘伽遣使求和上賜書許之于焉連歲貢獻方物

〔辛酉〕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

二月以宇文融高年人強主孫爲勸農使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

巧僞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

法以聞已而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歸故

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

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

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

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十一年八月敕以檢括造人虛張領據宜令所在州縣安

集遂其生業十二年五月制聽造戶自首關所在開田

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復以諭爲勸農使進行州縣議定賦役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

京兆河南河內太原

上佐舉縣

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六月罷中都

復爲蒲州

時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政尙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

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池胡康待賓反

蘭池胡目作蘭也州考元和志神龍三年置蘭池都督府在白池縣北康待賓蓋蘭池都督所隸之胡也唐書帝紀及地理志亦俱作蘭池胡目

疑有誤今特改正白池縣在今富夏府靈州

王峻等擒斬之

蘭池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

胡州

元和志謂靈元年于靈州南界置魯麗舍蓋侯奕等六州以處突厥降戶謂之六胡州

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峻太

僕卿王毛仲天兵軍

開元五年置鎮并州後廢

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峻攻待賓擒之

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

本西魏石城縣後周更名故城在今靈州神木

南連谷

隋代唐置縣故城在今神木縣北

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

亦曰合水關在今神木縣東黃河上掩擊大

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

本得胡爲討擊

使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

因奏置麟州

治新秦縣故城在今神木縣北

以撫其餘衆

張持實之報也謂麟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峻合擊張言朔方吳白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未報知運已

至由是與峻不協峻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胡以說之實已由是復無暇坐監神州刺史神州隋置今四川漢川府是

九月乙巳朔日食

梁公姚崇卒

文獻曰

崇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及是卒年七十二遺令曰

淨慈慈為本而愚者高懸遺像以表禍昔周發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地政利一朝合戰奇滅周與汝曹劍兒女子執身不惜追慕其福道士見爾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疑之于家永為後法

以張說同三品

以王君奭

字威明瓜州常樂人

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君奭與郭知運同郡皆以驍

勇著名為敵所憚至是知運卒君奭自麾下代之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京師

新作蒲津橋

安州別駕劉子玄

即劉知幾弟

卒子玄領國史垂三十年嘗著史通十卷

譏評今古又言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封居巢縣子以子貺累貶

安州卒

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徽宗說安祿山元忠事後徵修史凡之羅曰劉五殊不相僧兢起對曰此說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殿陰新院收數字

羅曰若詢公情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于後

造新歷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歷浸疏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

造新歷

即大衍歷也梁令瓚造黃道遊儀

古渾儀止有赤道天體也黃道者日行出入于赤道之路也又有白道月行出入于黃道之路也二行狀如黃

道過而太史無其儀今瓚乃造水遊儀以道列會之變又施月環以究陰陽盈虧

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于河南北

平地測日晷及極星

北極

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

今河南府登封

經即古陽城也東南有測景臺

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

度之四浚儀

注見前

岳臺

在今開封府祥符縣西

晷長一尺五寸微彊極高三十四度

八分南至朗州

隋置今湖南常德府是

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

注見前

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

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

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

史記正義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壽是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于附春分之夕見于丁

衆星

粲然皆古所未名

集賢乃謂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

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

〔戊壬〕十年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

都護府夏

注見前

鹽

西魏置故城在今富夏府靈州

銀

後周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

麟

注見前

豐

隋置故城在今鄆州多斯右翼後旗

隋置故城在鄆州多斯左翼後旗

等六州定遠

故城在今富夏府新區縣北

豐安

故城在今富夏府靈州北

二軍三受降城

以宰相張說兼領之

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博州

隋置今山東臨淄府是

河決

命蕭嵩等治之

劉友益書法自王莽卒未嘗河決至是七百餘年始復一書

制增太廟爲九室。增太廟爲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勳討平之。

真氏總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至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勳始

杖祕書監姜皎流之欽州。

注見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

卽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後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于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北庭節度使張孝嵩

此張孝嵩蓋即前破陣城八國者通鑑誤作張嵩今依唐書改正

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

勃律

唐書西域傳大勃律或曰布蓋直吐蕃管牙東由三百里對大勃律今東西布蓋皆蓋印其地也

其王沒謹

忙求救于孝嵩孝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

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于許

汝唐鄧仙豫等州

山州唐置今南陽府業縣是縣俱見前

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

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

說既奏罷
邊兵又始
募兵宿衛
議者多以
古者多兵
不知府兵
之數至開
元天寶已
極不得已
解張必欲
撥兵於
農之說復
用府兵正
如井田封
建空言何
補

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致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始募兵充宿衛。劉友益曰：正府兵所以強也。故特書。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

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

衛，不問色役。謂各色徭役之人皆取，不分其賤亦不究其有罪遺逃。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

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冬十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癸〕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爲太原府，置北都。

二月，張嘉貞罷。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佑賊發，說勸嘉貞素服

待罪于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幽州都督張餗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雖士可殺不可辱。臣

嘉貞北邊聞餗杖于朝堂，餗官登三品，亦有歲功，奈何以老無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陷前失。上深憐之，嘉貞不悅，連謂悅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善辱，行及善難矣。此言非爲餗

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祭后土于汾陰。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于上曰：汾陰睢上有漢后土祠。

事具前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爲農祈穀。上從之。

三月，帝至西京。

夏五月置麗正書院。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

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洛陽人，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

說曰：自古帝王于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

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秋八月，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宣帝名熙，神龜，益爲獻祖，光帝名天賜，益爲

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命尙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官

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更代宿衛州縣毋得役使。明

年，更號長從曰彊騎。彊苦郭反，弱極聲也。其法十八爲火，五火爲又明年，始以彊騎

分隸十二衛。唐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衛、曰右衛、曰前衛、曰後衛、曰中衛、曰金吾、曰千牛，每衛各有

但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十六年，又改彊騎爲羽林飛騎。

考通鑑，更令長從爲彊騎，在十三年二月，今依唐書兵志，隸十二月，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張說奏改之，列五房。一吏房，二樞機房，三兵房，四戶房，五刑禮房。于

其後分掌庶政。

〔甲〕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漢州人爲安西副大都護，初監察御史杜暹

〔甲〕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漢州人爲安西副大都護，初監察御史杜暹

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之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突騎施爲之大驚。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喪，詔起爲之。

夏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

刺史。于是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

京兆長安人等皆出外。

初，暹引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

宜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洪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或因是出之。

秋七月，以楊思勳爲輔國大將軍。

劉友益曰：宣帝稱大將軍始此。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勳

爲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廢皇后王氏。姜皎旣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

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

名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八月，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

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搃，然後處決。上將大攘

四夷，急于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

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

字瑒，陵人。獨抗議。

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爲華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請封禪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

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北〕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于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

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字元固齊之子副之

遣使如突厥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

郎中裴光庭字達明行儉子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

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假旗臥鼓矣。說卽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于突厥。小殺吐雷可汗本與闕特勒。瞰欲谷。環坐帳下。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尙主。突厥求婚。獨不與。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僞。但屢請不獲。愧見諸蕃耳。振許爲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阿史德突厥三字并原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發辭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

秋九月。禁奏祥瑞。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敕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置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置中。

十一月。封泰山。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

雍山長驪直入河風
諸郡望北
而能守
平原穡穡
賊黨迫義
勝池河間
清池成得
之衆承
有山亦
即常山
開而應
其可謂
不謂非
中流砥柱
慎其後
克其城
守不免
秋責備
耳

章

州字學異人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欲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

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于是親祀昊天上帝于山

上羣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明日祭皇地祇于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

朝觀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魏說多引兩晉史及所朝攝事禮學推舉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魏九卿等不聽又驅從士卒由是中外怨之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

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澤

在今同州府西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

善于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

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馬

有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

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幸孔子宅

至宋州宴從官于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

同於從傾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

字煥之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如三人者

來粟卽甚
賤安能至
每斗五十
錢及五兩
之少蓋爾
時上封方
行侈心皆
有侈心因
臣不飾觀
於九月上
率相有春
秋唯貴有

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于朕者，知卿不借譽于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邱爲尙書左丞，河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十二月，帝還東都。

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禮部尙書蘇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尙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尙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卽從，明年復故。

大有年，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丙〕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爲相。

張說罷。上召河南尹崔隱甫，其人武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爲

年之語而
是冬即特
時大有年
書事蓋不
想見特天
若漢封之
其爾

武藝賊黑
水不告請
吏遣兵襲
擊已失門
順之心來
乘衆臣
奔向守海
得方物請
開而表大
即當申乃
義責之流
詭報既
致來欺
之請威既
不誠以
異域信
不足懷

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多抑之于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
說引術士占星狗私納賂敕源乾曜等于御史臺鞠之事頗有狀上使
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
于國上以爲然但罷中書令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

八月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冬十月黑水靺鞨今黑龍江地古爲靺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

其國爲州置長史唐三省注勃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吏于

唐是必與唐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于唐而

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彊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

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

豈得爲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

嶺南以報之後武藝登州上遣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密遣客刺之不死

〔明〕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之初吐蕃自

遠人措見
率方其屬
輕於蕃屬
宜哉
吐蕃久爲
唐屬國一
日恃強抗
禮登宜置
之不問宜
未幾即有
甘州之掠
安望其能
悔過求和
張說惟慮
連兵不勝
其弊而之
計縱寇邊
無以紓安
怯懦苟安
登得謂操
勝算而爲
一出君未
海不捷未
其鋒少推
其鋒少推
備未善無
以豫防此
門之警玉
蓋失之輕
敵而不待
功也其得

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

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願聽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

君奠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奠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

及君奠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奠勒兵蹙其

後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渡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奠

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

是秋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壽及王
君奠之父連攻玉門君與四鄰諸國寇不
敢出兵吐蕃毀瓜州城而去瓜州注見前玉門唐縣宋白曰漢
廢玉門關後屯其人于焉故名唐天寶後廢今乃置縣屬安西府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上附苑城爲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閣雖

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

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緡即計反編
言一緡也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知女功至

是以其絲賜貴近

秋七月冀州河溢

盜殺王君奠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默曷

王君奠微時往來其間爲所輕及爲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

九河故道
發之書疏
齊呂填退
八流以自
廣則春秋
之漢許商
沒按迹而
求不遇仿

遣使詣東部自訴君奘遽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
直于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于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讐會君
奘邀擊吐蕃于肅州肅州今甘肅護輸伏兵殺之

突厥遣使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遣突厥毘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

毘伽獻其書上嘉之聽于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

馬由是國馬益壯綱目誤作純
十依通鑑改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使時王君奘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開喜
人

爲判官與君奘判官牛仙客經州魏
州人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客本潯陽小吏以才
幹爲君奘腹心嵩又奏

建旗軍使擬守性爲瓜州刺史師餘衆結板幹成立吐蕃神王守性于城上置酒作樂歡宴有備不敢
攻而退守地絕兵擊之賊敗走守性乃徙復城市府合流散營後裔樂朝延喜其功以爲瓜州都督吐蕃大
將悉諾慈威名甚盛嵩懷反聞于其朝云關中國通謀叛
將謀之由是少寤建旗軍注見前類守性陝州河北人

〔成〕十六年春正月以宇文融充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注見前開

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先是江淮漕主陝隴運率兩斛計庸錢
千今融令先納此錢而回易之子民也官收其利收其不盡
用之節利興役

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

佛一而融
已字文融
更遠千年
安能遠得
故道而用
之至同易
陸運錢其
弊也人有
出錢之困
官無省費
之病民
廢而清
且不見利
謂小害
而忘大害

上常遣中使訪之

秋八月行開元大衍歷

冬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勸法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皆難堪宜分

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勸勳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

〔已〕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失王禕之孫攻吐蕃拔石堡城在今西甯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掠河右上命朔方節

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險遠難攻其

大悅更命曰振武軍西甯縣有石堡城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唐取士時有進士明經凡明經先帖文後口試經問大義十

國子祭酒楊場奏流外出身自諸衛錄事及五

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服勤道業之士不

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

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取所習經按其兩端凡問推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不求大

等謂之流外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自宰臣謀
移時節
不離休
樂令堂
有恬熙
成可荒
不初非
皇治道
於後既
造休向
特瘦天
貌瘦天
肥源乾
以說備
張詰決
不詰察
邪從而
甚且

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

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

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

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

告融誠，謂羅漢官。羅事，坐貶。羅州道卒，於是後言討利以。羅州唐置，故城在今廣西鬱林州境。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不盡如鉤。

〔午庚〕十八年春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

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

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尙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

次超擢，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各以罷官。謂罷制者，若干選而集，以多少爲次，而集于吏部。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

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愚庸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

之士，無不怨嗟。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即王浚，更封收名。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絃不禮焉張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仙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洛水溢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

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

上曰贊普遣吾書悖慢此何可舍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尙新親安能爲此哈達將許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天邊境有事則將

定得以因緣安置官物安邊功狀以取勳爵此皆義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四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觀公主因與贊普相約始使之稱願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戎疾之長策乎上

悅上卽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

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

附之輻輳

毛仲婦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宴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瑤也駭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瑤乃至先執酒四向拜謝飲

不盡冠遊解酒痛而歸其罪直之鑄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部尙書不得快快上由是不

以爲漸陶
與慮生變
略而書其
詐之喻真
不直書者
且求吐蕃
乃非吐蕃
也彼生蕃
許亦何變
於觀漢籍
載不載者
特亦不達
不機亦且
矣味於義

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
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
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
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宦官，毛伊本
帝家奴
補高勳
故云太盛，不蚤除之，必生大患。上乃貶毛仲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
盛，力士尤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卽決，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嘗
詳

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
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
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
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于興慶宮側。

三月，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
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冬十二月，幸東都。

〔中壬〕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以信安王禕

爲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分道擊奚契丹大破之可突于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二月甲戌朔日食。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

初三日此分押兩牙兵也。

秋八月辛未朔日食。

九月開元禮成。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卒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陰十二月還西京。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

〔癸〕二十一年春二月裴光庭卒。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

勸獎之道請諡曰克其子訟之賜諡忠獻。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邱邱

讓于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

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始蓋以爲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厭之宋瑛獻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誠愛

道世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瑛委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味瘦于前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親見漢天下必歷蕭嵩奏奉常順掛既退吾寤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寤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

盜信獄捕
官應得
罪既已
之罪而
知奏則
章無則
斃無章
則問章
之明尤
道執法

也有供奉修撰吳綱上常望之以行罪路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綱進補望官與吳爭道臣欲之望馬故時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草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

資格便于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卿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途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

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休數與嵩爭

論于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

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

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韶州今屬

入見求終喪不許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京畿治四都畿治東關內治中河南治許

河東治蒲今河北治魏今隴右治鄯今山南東治襄今西治梁今劍南治益今淮南治揚

江南東治蘇今西治洪今黔中治黔今嶺南治廣今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

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

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楊政道開之子之子崇禮爲太府卿二十餘年前

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尙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之子誰能繼其父者

以慎矜對。乃擢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上甚悅之。慎矜與諸州府輸布帛者
濫污穿破者皆下本州聽

折估結報市糧
貨徵調始案矣

〔戊甲〕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二月秦州地震

夏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

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

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

因宦官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

上芟麥于苑中。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

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汴水入輸場。初。上以關中久雨穀

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耀卿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樂與時幸東都
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稼穡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是以

謂關中用度浸廣。運數倍于前。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幸東都。以檢四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得
漕以寬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送生。臣請于河口置

特將已足
勤農而必
假使自交
斯過其矣
且帝既云
此所以薦
宗廟云云
則常歲以
爲常不見
其繼此而
行也孔子

曰雖小道
必有可觀
致遠恐泥
藍謂此耳

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皆自羅鄩分入河將子三門東西各置一倉正當於缺
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踏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者費銀萬矣上深然其言

至是以耀卿爲

江淮河南轉運使于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
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
米至東都含嘉倉餽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以江淮
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輪關
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餽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
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以方士張果

博鄉風世系
隱中條山

爲銀青光祿大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

爲侍中多往來恆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
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果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頗
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
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海就撫之海至
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海海知之以牙官李過拒與可

張審素反
即不實而
其屬敢於
以兵脅使
謂非指使
其誰信之
是審素之
死不得謂
枉二子年

突于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于帥衆來降上
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
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
將軍兼御史大夫

李適折無降詔卽以爲契丹王已而適折爲其下逐
所論上以書責適禮而赦之因以爲松漠都督

置病坊 禁京城勾者置病坊以廩之

〔乙〕二十三年春正月耕藉田御樓酺宴 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

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

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唐縣今
屬汝州令元

德秀字獻之
河南人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卽德秀所爲歌
名其詞不傳上曰懷州之人其塗

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又移
士大夫服其高

三月張瑄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敕杖殺之初張審素爲

嵩州都督或告其贓汚制遣御史楊汪按之總管下董元禮以兵圍

汪脅令善奏會救至得解汪遂奏審素謀反坐斬二子瑄琇皆幼流嶺

表事在十
九年至是瑄琇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

幼生又
讐法而
朝士柳
元所謂
整凌上
大於是
寅乃云
在不訟
寇當免
流放此
因李林
議而爲
辭非理

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所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誄。歛錢葬之。

冬閏十月壬午朔日食。

十二月册壽王妃楊氏。

胡三省曰：楊氏納地亂國張本。

妃故蜀州司戶元琰之女也。

〔西〕二十四年春二月頒令長新戒。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瑛。

即肅宗故特表之。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張守珪使平盧討擊

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

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穰苴爲齊將

將軍莊賈後期斬之。

孫武斬宮嬪。

吳王闔閭使孫武以宮中美人試兵法。詎二人爲隊。馬笑人笑。武斬之。且將。

守珪軍令若行祿

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說

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晉王衍識石勒前，枉害忠

良。竟赦之。錄山本營州韓胡，初名阿魯山，後通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戰敗，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爲吳於思通將軍，後入魏，上與韓悅之，賜名思明。集賢阿魯山，新舊書俱作軋山。按軋山，突厥所謂

聖顯神也。安祿山、本營州韓胡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爲巫居突厥中。子子軋，山及康有光照等，屬烏獸

盡噴范陽節度使張仁果，後董朝欲殺之，臣而獲免。每以神所命，遂字軋山。父死，每再禮安祿，復故更名安祿山。

胡氏，宣曰錄山，敗軍，其類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驗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上因藉田，敕令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

服紀未通者。太常卿韋縉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之

子職方郎中韋述安國曾孫太子賓客崔沔等議禮由舊章，不必加數。上固

欲增之，縉請每室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饈，從之。縉又奏請加外祖

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加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沔述

請依儀禮喪服爲定，敕姨舅皆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

舅宜服袒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

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

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冬十月帝還西京。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制史盧奕有異政，置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

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馭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上悅。明其上復以仙客實封爲

言九齡固執加朝上怒悅色曰卿蒙仙客薦如卿有何開問九齡曰臣諫海區職不如仙客生于中華然區出入塞間與司爵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日不知費者大任之恐不慙衆望林甫退而謂同列有才難用八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兼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初，

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于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于政

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日夜短九齡于上上由是浸疏

九齡林甫引蕭昊為戶部侍郎昊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臘中書侍郎

嚴挺之言于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臘侍郎乃出昊刺岐州故林甫怨

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先是九齡既見疏恐遂為
林甫所危圖上請白羽扇

乃獻賦自况其末曰列效用之得所樂殺身而何辜又曰擬秋氣之移寒
秋感思于體中上雖無答然卒罷之以林甫為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宋璟尚決要謀其
吏張說尚文李元絃並運術偷轉休張九齡尚直者其

所是也九齡既得朝朝議之上嘗容身保位知惟直言林甫欲殺主授權明謂
將順之不暇為用多寶雖君不見立仗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海之何及
下都今自是波浮誇絕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位而已林甫城府深貴人
而隨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傾輒以計去之
張老奸巨猾無能出其右者

〔五〕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立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

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

大經十帖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汝南人 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

客非宰相才引讖書為證上怒甚命擗于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

流瀼州唐置今湖南府上思州是 至藍田而死 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

流瀼州唐置今湖南府上思州是 至藍田而死 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

流瀼州唐置今湖南府上思州是 至藍田而死 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

荊州長史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琘。而殺之。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

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琘。及卽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

皆愛弛。太子與瑤琘。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尙咸宜公主。

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于上。上大怒。欲皆廢之。張九

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方爲慶幸。今三子不聞大過。奈何

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

不敢奉詔。上不悅。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

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容。故迄九齡罷相。太子得

無動。至是。楊洄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

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于宮中。廢爲庶

人。尋賜死。瑛瑁皆好學。有才略。不以罪人皆惜之。

募丁壯充邊軍。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開劇利害。審計

兵防定額。召募丁壯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鵲不棲今有鵲巢其樹于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敕以穀賤傷農令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公宋璟卒

諡曰文貞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初上欲以妃爲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讐豈可以爲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薨贈貞順皇后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四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五

唐

玄宗明皇帝

〔戊〕開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夏六月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先更名昭又更名亨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

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

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

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與特受命注有中殿外殿及

立將何事
頓官一
言而定欲
不致幸獨
之變靈武
之信得乎

之子是係中殿收辦曰備甚詳抄卷為朱明題故事太子乘轎至殿門主是求不說特步而入中殿外殿
唐書通鑑志皇帝大祀致齋西園上水一期侍中殿步騎中殿步騎入殿殿庭文武玉品以上階位二刻符
中殿外殿先朝日開皇太子亦中殿外殿左庶子殿外抄卷本服志皇帝冠通天冠服綵紗袍冬正
受朝賀候還燕羣臣姜老之服也皇太子冠遠遊冠服綵紗袍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禮其之服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

樂為用既尚唐公主帝以西突厥降王阿史那頡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

度浸廣所得不復更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

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咄為吐火仙可汗收其餘衆居碎葉城吐火仙與

相與莫賀達干遣使告廣西德使蓋嘉謨明
年秋莫賀達擊吐火仙禽之並取交河公主而還

九月丙申朔日食

册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

本注見前

地居姚州

唐置今爲姚安府治西

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

曰蒙詔曰詔詔曰詔詔曰詔詔曰詔詔曰詔

今屬江府是滇寧今大理府滇寧縣是滇寧今大理府鄧州是熟滇其交趾和城在今滇寧縣蒙次和山

下蒙會亦名臨瓜州今雲南蒙化府是考滇寧蒙

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

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始彊大

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

而

五詔微弱乃賂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

于是以兵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

在今大理府太和縣南

卒爲

邊患

謂自此始

〔卯乙〕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爲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

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

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奚遇先勝後敗守珪掩其敗狀

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

內官掌內簿宣及諸親命始朝會之節

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

賂仙童歸罪于白真陀羅偁令縊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

之守珪坐貶

已而守珪復發實死

秋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祫。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爲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祫從之。

〔長〕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

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諱曰否及是以病卒。

三月丁亥朔，日食。

立那史那明爲十姓。即突厥十部，見前。可汗。突騎施吐火仙既被禽，詔立那史

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莫賀達于聞之，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

昕，謂何？遂誘諸部以叛，詔蓋嘉運招諭，以莫賀達于爲突騎施可汗，已

而昕竟爲莫賀達于所殺。西突厥遂亡。按安西節度使夫蒙靈詵討莫賀達于，斬之，突厥亦漸寢。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詳見前。發關中兵救之。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

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于其側，運資

糧以備之。吐蕃發兵來救，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于是貶昱高要

已饑饉待
奏報而後
開倉民其
奚救其必
於餓餓之
前即委報
即命有司
開倉庶乎
民得稍濟
耳若如先
宗之制先
發後開是
惟廉正如
波非輩或
可便宜行
事苟非其
人將見其
未蘇而暴
吏先飽其
無終救其
支宗道蓋

注凡尉以張宥代之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副使唐注凡有副使

章仇嶺南本李氏附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說之以宥

爲光祿卿兼瓊爲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結謀使開門納唐兵盡

殺吐蕃將卒以監察御史許遠敬宗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疆

騎救之吐蕃引去夏命安戎城曰平戎

已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制曰前承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

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采訪使給訖奏聞

秋七月洛水溢

八月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

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又賂采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

之上乃以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冬十一月太尉甯王憲薨即宋王安孫更封改名追諡曰讓皇帝憲薨上哀惋特甚

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于我爲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諡曰讓

皇帝其子汝陽王璿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先是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人軍在今四川騎將臧

干夢之舉不可爲訓也

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及是吐蕃攻陷石堡城蓋嘉運不能禦

領之捷上嘉其功以爲河四體有節度使經略吐蕃蓋運恃景流過不時發兵護備蓋運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種威專視防秋非遠來宵獵期者四事始去則士卒尚未相識何以制敵乞速遣使諭其如

行及是竟無狀

〔壬〕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

之州三百二十一羈縻之州八百

唐書地理志自太宗平突厥河北諸蕃及蠻夷皆附爲都督刺史凡州府八百五十六縣爲羈縻云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

安西節度使兼管西戎治龜茲城北庭州節度使兼管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使兼管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使兼管朔方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使兼管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使兼管室韋鞏州節度使兼管吐蕃南邊鞏州治益州嶺南五

經略使兼管廣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略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平守捉登州領之德棣地安四四鎮之一未西域國治伊邏盧城節漢延城也今其地爲庫車城在吐魯番西南障窰窰突丹則種地

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

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穿三門運渠 陝州刺史李齊物

惟安王神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

爲輓路沃醯而鑿之棄石入河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

羣臣請加尊號 先是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

求得之於盤屋

音問號漢縣今屬西安府元和志山曲曰盤水曲曰屋

樓觀山間

元和志樓觀在豳州縣東舊有尹先生舊殿名迎置輿

慶宮至是陳王

帝之子名曉

府參軍田同秀言立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

故宅

宅在陝州靈寶縣南谷故開有望氣童童字世春秋時喜爲相令見紫氣丈餘飛入闕曰必有真人過此次日老子果騎青牛過後人即其處立宮

上遣使求得

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於是知同秀朝獻大夫時人皆疑寶

符印同秀所爲開一歲濟河人崔以清言見立元皇帝藏寶符在武城紫微山使往期亦得之東都留守王使如其所案問果靈輿之上亦不深罪也其後或又言立元皇帝降於華清宮之朝元閣因改會昌縣曰

昭應武城即漢東武城縣後魏曰武城今屬東昌府會昌縣天寶初置七載改昭應元曰昭應今屬西安府

二月享立元皇帝於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地於南郊

改官名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丞相改爲僕射東北都皆爲京州爲郡

刺史爲太守

三月以韋堅

字子金京兆萬年人

爲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

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

之力異之

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

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

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爲員外詹事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者必百

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兵部侍郎盧絢絳州刺

史嚴挺之爲其所忌皆左遷散秩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上嘗嫌樂于觀政樓下垂簾于觀

之盛稱謂上已起垂簾案帶橫過樓下胸風標清雅上日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綉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尋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資愈分務東洛何如綉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唐亦上又嘗問林甫贈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梓州刺史林甫謂召挺之弟遂以上意善厚遂稱疾求還可以見上疑之挺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恒醫藥上款既久之亦以爲員外

秋七月癸卯朔日食

〔癸〕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

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

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卽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

史館從之

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遇事悉委侍郎宋遙苗嘗稱選人集者以高計誣皆龜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特坐貶苗嘗稱字元輔壽州靈關人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 皋繇爲德明皇帝

時謂老子父官周上御大夫又謂皋繇爲理官以理

廣運潭在長安南成加章堅右散騎常侍 堅引澆水

源出藍田縣谷中北流至咸陽縣合灤水入渭 抵苑

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壘自江淮至

京城民間愁怨一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

舜五臣惟 樂絲之後 不有天于 然何傷于 邁種之德 後魏高允 以其奇英 布由鯨而 王墨爲刑 官之戒不 說固已不

經而元宗
尊樂益為
帝因李及
理且舉絲
作士並無
理官之名
附會評安
徒為後世
所笑而已

陳珍寶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紅抹額居前船唱得寶歌

先是民間唱優歌曰得精乾那那其

後得寶符于桃林成甫更得寶歌高得寶歌神曰得高弘寶野弘樂得寶歌潭蓋舟船單偏州願吞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例更甚桃林縣名所以漢弘農縣置天寶初于縣得老子寶符更名靈寶今縣屬

州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

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甲〕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

名讓以字稱祿山公

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秋突厥亂册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

胡三省曰回紇自此僭號

初突厥毘伽可汗為

其大臣梅錄噉毒死

毘伽被毒忍死誅梅錄噉其種乃卒

其子伊然可汗立八年死弟骨咄

立册為登利可汗其左部攻殺之立毘伽可汗子為骨咄葉護所殺

登利其母嬰圖預政登利從父二人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登利與其母誦斬有殺其兵左登利攻登利殺之左殺者回國特勅也遂立是骨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

遂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已而拔悉密及回紇葛邏祿三

部並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

為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奉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

上遣使諭烏蘇內附烏蘇不從則方

節度使王忠嗣武拔密等部攻之烏蘇遁去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西殺葛邏祿等帥于餘柯相次來降

至是拔悉密攻殺烏蘇米施國人

立其弟爲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亂。上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

之忠嗣破其左廂十一部。獨右廂未下。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

跌伊施可汗殺之。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遣使言狀。上册拜裴羅爲

懷仁可汗。懷仁于是南據突厥故地。立牙帳于烏德羅山。蓋統諸部。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明年懷仁攻殺白眉

突厥遂亡。始突厥國于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其地。盡入回紇。毘伽可敦即登利。律德伍。帥衆來歸。上御花萼樓宴

羣臣。賦詩美其事。懷仁既殺白眉。斥地愈廣。東極塞京。西抵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故地。已而懷仁死。子磨延曷立。號葛邏祿可汗。

九月。以楊慎矜爲御史中丞。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

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

慎矜屈附于己。復以爲中丞。

始祀九宮貴神。九宮。白一至九。其神太乙。攝提軒。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大陰。天一。其星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其卦八。一坎。二坤。三震。四巽。五九。六乾。七

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于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初。術士蘇嘉慶言。遯甲術。

太廟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乙〕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爲壇。爲百姓

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

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

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

上尊道教。羣長生子。

是所在爭言符瑞。太白山人李渾等。上書見神人。言金銀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天師求獲之。已而山人上元翼。又言見元皇帝云。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復求得之。字林甫等嘗精舍宅爲觀。以觀。唐書上說。太白山。終南嶺名。在今鳳州府郿縣東南。其山最高。古號武功太。去天二百卽此。金星寶仙二洞俱在太白山。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

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

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

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

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

張仁亶。初名仁寬。

之後。將帥皆不及。

忠嗣等互。而高情焉。

價諸胡聞之。爭竄。屬于唐。忠嗣皆買之。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爲貴妃。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

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

女道也。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

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妃。贈其父元琰

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

貴赫然。已而復以妃從祖兄釗爲金吾兵曹參軍。

釗不事。無行。爲宗黨所譏。累。軍于蜀。嘗不能。踰新政。富民。

唐太宗開
基令主而
有巢刺王
妃之事至
玄宗開元
致治庶幾
無愧祖風
而太真册
立恥甚新
豈非前
之貽謀不
感而後之

鮮于仲通常賞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李仇無與引為采訪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贊之吾無患矣仲通言劍本末劍鐵觀甚便言調教給兼獲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探于京師聽蜀貨直萬得劍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隸分以遺之曰此李仇公所贈也于是請楊妃日夜譽兼獲且言劍善撈清引之見上得應供奉官出入禁中 新政唐

縣元省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南部縣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堅以通漕有寵遂有

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常山慈王通乾曾孫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

官實奪之權也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

殺所尚公主上以外孫國孤氏為靜樂公主嫁契丹王以甥楊氏為宜芳公主嫁奚王以叛祿山討破之巴而縣山與區討契丹至北平郡

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遠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樂產芝

以王鉞為京畿采訪使初鉞為戶口色役使守諸色籍徭役者敕賜百姓復除鉞

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于不復除舊制

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

除王鉞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

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于左右藏取之鉞知上旨歲貢額外

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調上以鉞為能

富國益厚遇之。中外歎怨。至是以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

楊劍侍安。張中。專掌禮誥文簿。

鈞校精密。上賞其張明。曰。好度支。那諸楊。數。微此言於上。又以屬王結。結因奏充判官。

〔丙〕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爲播州太守。皇甫惟明爲播州太守。

唐郡。今浙江。處州府是。

皇甫惟明爲播州太守。

唐置。天寶初爲。

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友。太子先封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

郡。今貴州。道義府是。

太守。

初。太子之立。非李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己禍。欲動搖之。

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

忠王。見前。

遊。與韋堅相見。堅爲太子妃兄。堅又與惟明會于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

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鞠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

子妃兄。

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帝素知太子孝謹。故

譴怒不及。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

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虜其

全部而歸。忠嗣功名日盛。李林甫恐其入相。思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於吳

忠嗣功名日盛。

李林甫恐其入相。思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於吳。忠嗣先期而往。不見。歸山而還。數與曹祿山必反。林甫益惡。

之。已而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雄武城在今順天府薊州東北。

夏四月。李適之罷。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遂罷政事。有疏適之領兵

有疏適之領兵。

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院曹嘉判事收屯六十餘人付京兵京兆尹羅吳使法曹吉溫約之溫源者于外
先取一重囚訊之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省自誣服獄刑獄成被請實前後知監侍郎及判
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嗣徽溫才上召見顯顯曰是一不瓦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
兼治獄吏畏焉溫于林甫林甫大幸又有罪者與者爲吏深怨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
深浸殿中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網吉溫源從子
羅源者數增入南曹郎官曹百官走吏部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

以陳希烈

安州人

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于上

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于林甫希烈但給唯

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少太子知老已時即還第惟務管決于馭才主畫地成案顯希烈者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食

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廣陵長史王翼爲戶部侍郎楊

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

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

歲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妃嘗以妬悍不進送歸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閉禁門而入後

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言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于外舍耶上亦悔之道

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流涕同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嬖者父母所與乃獻嬰一殿而獻之上遽召還

益深

〔訂〕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復及皇甫惟明韋堅

等王琚李適之自殺先是韋堅之弟將作少匠曹芝爲堅訟冤且引太子

殺有罪正
以殺無罪
故王通謂
無刑必平
其刑於國
元宗於瑤
賈其死不

爲言上怒李林甫因言堅與李適之朋黨堅遂長流適之貶宜春

天寶初

太守已而左驍衛兵曹柳勣告贊善大夫杜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

宮指斥乘輿有鄰女爲太子夏綈妻也勣性疏狂好功名林甫令吉溫鞠

之乃劾首謀遂與有鄰俱杖殺太子亦出夏綈爲庶人勣素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善

敦復先以平海賊有功擢嶺南經略使林甫忌之貶淄川守敦復薦之北海太守李邕邕遂與定交會鄴郡太

守王琚以賊貶江華唐制今湖南永州是司馬琚性豪侈與邕皆自謂耆舊久在

外意怏怏林甫欲因事除之至是別遣羅希夷案邕敦復皆杖死出衆議

爽自青州之嶺南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霽迎喪

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河南人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

守林甫恨琯堅不已遣使于滑河及江州州縣全堅拜收繫稱與船夫傲劉

除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

殺之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

京師

李之諫不
宥其臣羅
錮吉網流
寄天下豈
真寬仁之
主願欲除
斬絞以博
好生之名
是亦顛倒
之甚者矣

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佞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奏聞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其在

上前應對敏給難以談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安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

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

曰臣愚癡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

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百官列坐樓下祿山于御座東間設金雞榻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錡姊弟皆與祿山殺兄弟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同坐殿

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交上悅

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在今西安府臨潼縣南驪山之說名其宮曰華清先是置溫泉宮上

歲幸之至是更宮名曰華清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內有集靈臺胡元昊環瑛靈九龍長生明珠等殿

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突騎施哥舒翰長子充隴右節

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在今涼州府永昌縣西南用大

牛拔谷
爲名

副使李光弼

丹州柳城人

爲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略爲忠。

嗣所重

每歲積石軍步於吐蕃輒來種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其側吐蕃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積石軍在今蘭州府河州西。上欲使忠嗣

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

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決

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

所欲

李光弼曰大夫以數萬衆授延光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奮力且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以杜其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

于國故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貴天子不遇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於中上位。延光過期不克

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

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

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

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寃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

李林甫舉起大獄忠嗣有張

結之親乃因以爲授事有微語東宮者皆指授使之奏始付羅希與吉溫潤之劍因得遇其私忠所擠爾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辭張增高力士常保羅等上請故林甫終不能問也。張增故之子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慎矜爲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

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

覺嘗與之私語讖書

諺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嘗天下將亂動慎矜于西汝山中實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

誘使圖之。鎡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

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鞠之。使吉溫捕敬忠于汝州。敬忠與溫交善。溫功時敬忠

嘗抱幽之。及捕獲溫。不與語。其明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獻服。惟須子一辨。慎矜皆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答。敬忠懇請哀。乃令答辨。遂鞠慎矜。因以為證。 慎矜皆

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閤中。出詬曰。

逆賊深藏祕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畜讖書。此何從在我家哉。吾應死

而已。于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命百官閱歲貢物于尚書省。悉以車載

賜李林甫。上或有不視朝。百官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

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

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

何。先是宰相皆以總度自處。曠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慮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夜壁。如防大敵。一夕。忽從牀起。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高麗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

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服。吐蕃貢獻不入。討之

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胡三省注。堡在

吐蕃南。依山北。據梨勒川。為國。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

吐蕃南。依山北。據梨勒川。為國。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

玄宗羅任力士致以太子諸王以力宗羅任子諸王以力宗羅任

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繪帛稱救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

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

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

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

史部社稷契苾何力猶不事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勳客始遙領矣蓋喜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節度使皆

用胡人精兵成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歸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專竊國位之謀也

〔戊〕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

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

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主

大夫亦不疾惡也

復讀之者上不悅力士頓首謝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五月羣臣上尊號

賜安祿山鐵券

平有於厥後

國元漢繼
起流毒世
其終唐世
而不能革
官官之禍
此實滯于

以楊釗判度支事。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

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爲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

入宮掖，並承恩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與鉛錡五家，凡有

請託，府縣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與，五家如一，競

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旣成，見他人有勝己者，輒毀而

改焉。虢國尤爲豪蕩。虢國新郭堂成，百匠均場，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匠咸不顧。曰：請取絳羅，婦婦此其戰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在青海中龍駒島，魏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名龍駒。應龍城。在青海中龍駒島，魏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名龍駒。

其是日，翰築神威軍，吐蕃至擊破之，乃更築應龍城于青海中，以謫卒二

千戍之。明年冬，青海冰合，吐蕃大至，戍者盡沒。

〔丑〕八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

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

故上帥羣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夏四月，殺咸甯太守趙奉璋。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

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

天下三百六十四府其府統軍爲折衝都尉

皆有木契

以木書契

銅魚

銅鑄爲符作魚形契與魚皆中其左付軍府其右藏天府

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

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于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諡

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

曰大道玄元皇帝

高祖

號曰

太宗

曰文

高宗

曰天

中宗

曰孝

睿宗

曰元

五帝諡

帝皆曰大聖后皆

曰順聖

開元上謁太清宮軍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十三載二月復加元皇帝及諸帝后尊號上亦加尊號至十四年

太清宮元皇帝之廟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

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後屢攻

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

日期拔之。獲吐蕃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城為神武軍。

〔庚〕九載春正月。羣臣請封西嶽。許之。已而關中旱。欲封。災遂罷封祀。

夏四月。流宋渾于潮陽。本潮州。天寶初改。今廣東潮州府是。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

恩遇浸深。溫遂棄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

林甫所厚也。溫使釗奏而逐之。以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采訪處置使。

求殷周漢後廢韓元魏後介後周鄴後公。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

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

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于尾。尾九星。後宮之攝。紀后之府。李密嘗天

意後至而先去。尾箕分也。占曰。有德則厚。無德則凶。據此。聚水五星。而衛包言四星者。蓋以象惑後王。而不嘗且用會殷周漢唐之說也。天意昭然。上乃命求

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鄴公。十二載夏。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密包皆金

安祿山入朝。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葇菿酒。葇菿。名。以其子醉而誑之。動

數千人。斬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于昭應

元魏周隋
去唐未遠
郵錄其後
不厚乃以
崔昌乃以
闕位之運
博會五運
總代之曲
說退求殷
周禮後為
三恪妄執

祿山至戲水

在臨潼縣東下流入渭水古有戲亭

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

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考

前此臨歸山于上谷餘縣五嶺歸山乃獻錢糧千緡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賜楊釗名國忠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

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釗

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

即姚州天寶初改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

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

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皮羅閣死閣羅鳳嗣忿怒發兵反攻陷雲南殺

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辛〕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

帝之女

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

鞭公主泣訴于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為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 命有司為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命但窮壯

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及第成祿山置酒

請墨敕召宰相至第上命宰相皆赴之又日遣諸楊與之遊宴

通鑑載上

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結縵爲大羅扇。置之使宮人以與昇之。王聞而故。左右以貴妃
先歸。兒到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歸山。盡歡而罷。自是歸山出入宮掖。不禁考此。皆出歸山事迹。及
天寶遺事。諸神史。
恐非實。今不取。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爲兄弟。設祿山曰李亮

相繼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爲相。兄若萬溫于上。溫即與兄。瑒大任共辨。林甫出之。爲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子于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爲

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張通儒爲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推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每見

雖盛冬。單汗襖衣。林甫引與坐于中書。與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言無不從。謂林甫爲十郎。無歸范陽。留其將劉歸合在長安。每遣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歸安大夫。須好檢校。前反手。林

林曰。噫。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鎮。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

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嚴莊

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

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以尙莊通儒及將

軍孫孝哲。吳丹部人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珩向潤容

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音元皓。此兵系出長廣。田承嗣。盧龍人。田

乾真阿史那承慶爲爪牙。向水名。不危。頗有詞學。薄。河朔貧困。不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

懷矣。莊治傳書。承嗣爲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皆大雪。祿山案行。勸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以擊之。仲通

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
仲通不可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
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于吐蕃吐蕃號
曰東帝閣羅鳳刺碑于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宥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蕃之無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
人聞雲南多瘴氣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唐制百

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則于是行者
怒起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

高仙芝擊大食

注見前

敗績

初仙芝僞與石國

月兵餘糧在漢大宛西

約和因兵襲之

虜其王以歸

掠得悉悉十餘斛黃金五六索駝皆入其家 懸懸廣雅曰瑇瑁也

石國王子走告諸胡諸胡皆怒潛

引大食欲共攻四鎮仙芝將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

卒死亡略盡

將軍李嗣業勸仙芝嘗謂則將段秀實謂之曰寇先奔無馬也全已棄棄不仁也幸而得達西無愧乎嗣業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于仙

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爲己判官李嗣業京兆高陽人段秀實字成公沂州人

秋八月武庫火

燒兵器三十七萬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

導過平盧千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

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

唐稱師州以寧寧都後備治于夏羅縣之故東固城

歸罪于

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仙而斬之

平歲兵馬使史思明潛入山谷，祿山還至平歲，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

得汝，復何憂？ 思明退，謂人曰：「希使早出，已與哥解并斬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

〔與王〕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

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于是商賈不以爲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爲言于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恥會突厥降將阿布

思叛

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果謂朔方節度副使獻忠有權略不爲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夾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爲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

祿山

遂頓兵不進已而阿布思爲回紇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由是祿山兵精天下莫及其阿布思思入高麗國其黨漸執之送京師

改吏兵刑爲文武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 鉞權寵日盛其弟戶部郎中錗凶險不

法

召衛士任海川與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復獻事世捕得託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話之私庭鉞又使長安尉賈季羆收繫錗之

錗所善邢絳與

龍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意錗在絳所

先遣人召之曰晏乃命捕絳絳帥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絳捕其黨皆禽之國忠自上銜必預謀上以銜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亦爲之

辨乃命特原錁不問使國忠諷銜表請罪之銜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

言銜大逆當誅敕希烈與國忠鞠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任海川取會獄

具銜賜自盡錁杖死于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不能徧

五月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

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銜爲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絳獄令

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擢國忠爲

大夫凡銜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爲讐敵矣是秋左

國忠與左相見左相出納列官
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爲殿中侍御史

冬十一月右相李林甫死先是林甫奏請楊國忠赴鎮劍南國忠既鎮劍南

邊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因善遣之國忠將行立言必爲林甫所害上曰爾暫
到蜀區區軍卒朕屈指待爾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聞之憂慙不知所爲至是林甫疾劇上

遣中使召國忠還至昭應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

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林甫遂死上晚年自恃承
平以爲天下無

復可委以深居禁中事以聲色自娛恣委政事于林甫林甫領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
聰明以成其志始賢誠能抑抑已以保其位也

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觀而上不之留也。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尙書。國忠爲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

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捭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凡領四

十餘使。

政勸陝郡進士張彥謨國忠家曰君輩倚揚右相如泰山首以爲冰由其若皎日既出若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已〕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于都堂。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

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掩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

徇時人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尙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

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

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

集尙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

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者。于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試判而已。

時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進士劉通遠見書曰。禹禪皋陶。周禮仲雍。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列。觀行于一揖之間。何古今選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茲廷。考其辭。舉則不賢之事業乎。劉通遠字永夷。河南伊闕人。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

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案問。林甫壻諫議大夫

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尙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
中親近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抉含珠橐金紫更以小棺如庶
人禮葬之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

之及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

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素與祿山不協先是翰與祿山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城東
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

曰古人云狐向窟巢不群爲其母本也兄苟見舅翰敢不害心祿山以爲
識其胡也惡罵曰突厥敢爾翰欲離之力士曰翰乃止由是爲怨愈深會翰擊吐蕃悉收九

曲唐軍名在今開州府河州邊外西北唐書吐蕃傳九曲地宜畜牧開元中吐蕃駱都督楊斯將其地
爲金城公主湯沐用表典之由是吐蕃近與唐接勢益張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復故地還列郡於

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因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

王是時中國盛頌白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西開相築桑麻野天下稱富庶
者無如隴右翰等遣使入朝嘗乘白臺駝日馳五百里安遠門長安城西北門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

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于國忠第車

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

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

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于

其前

國忠子瞻舉明經既第不及格禮部侍郎鄭述柔詢與國忠道其子過是亦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愚不當貴乃令鼠輩相實領馬不願而去種價甚重賧上等

〔甲〕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

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卽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

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

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

祿山求兼領軍牧使詔表旨溫自副因擢其馬納范陽

加安祿山左僕射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垆草制楊國忠

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

以祿山爲僕射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既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于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卽位始置翰林院禁唐文章之士下

至唐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地皆翰林院供奉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勳效甚多乞超資

加賞

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

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

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沿河而下

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

者

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鑿之及還上問祿山怒意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謀他人不知必張垆兄弟告之也上怒斲均垆實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鉤

有力士雖時
林甫言然
皆因力山
致將相則
亂源本其
所自釀蓋
官豎本無
深識其初
不遇因諂
媚爲之薦
刻造事變
已成雖沒
汲直陳亦
已無及可
罪固不可
以一言貸

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

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

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

言者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制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雨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起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胡勿言朕業

之思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字會費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

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

易制薦之

關中大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兩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

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

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

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然之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字殷繩安石子爲桂嶺南無元省故城在今廣西平樂府賀縣尉吉溫爲澧陽水澧州天寶初改郡

後仍爲州今隸湖南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

賊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于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貶陟

桂嶺尉溫澧陽長史安祿山爲溫訟寃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先是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

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

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

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

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

西亦如之藩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至是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

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唐之盛止此

〔未乙〕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祿山使副將何千

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

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

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

每日與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治

祿山之謀若欲離山平章事召諸將以賈愬呂知晦楊光顯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觀更遣中使持節以珍果賜祿山密察其變

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福等勿憂也事遂寤賈愬耶厥人輔性督大夫智果劉族爲輔氏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

韉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入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

會稽縣南受熱事也
上託以他事覆殺之

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
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祿山踞牀不拜
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

冬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違反獨與嚴莊高尙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于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于范陽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聞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幸華清宮上以爲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爲守禦之

備山子慶宗命嫁女在京師及是上自華情實謂之

以郭子儀字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子儀先以天德軍在今陝西使兼九原

太守。至是授朔方節度使率軍東討。

以張介然字介然爲河南節度使。領陳留本汴州天寶初改焉等十三郡諸郡

當賊衝者皆置防御史。介然孟賁信誠數日。縣山已自罷。是誠河介然授兵集城乘物置不

魏何。即殺我子。子昂。即留將士。皆殺之。以快其意。置昌本滑州。天寶初改焉。今密州府。滑州是。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以榮王琬帝之爲元帥高仙

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于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

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

屯于陝。唐宦者監軍自此始。

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敗績。安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井州文水人御史中丞

盧奕字子儀死之。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祿山假子張孝忠本愛。種名阿勞。使歸朝。賜名。爲前鋒。

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

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留守李愷

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收

殘兵數百欲戰皆潰。僭坐府。盧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采訪判官蔣清。缺續之子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爲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高仙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封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常清連

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

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趨潼關，修完守備。祿山使其將

崔乾祐屯陝，于是河南諸郡皆降于祿山。是時朝廷徵兵李至，關中物產豐，關山方謀稱帝，向東京不遠，故朝廷得爲之備兵。

高僧

東平今泰安府東平州天寶初置太守吳王祗信安王祗之弟起兵討賊。祿山以張通晤爲睢陽

太守，凡州注起兵拒之。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

守李隨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爲名。單父漢縣今曹州府單縣是尉

賈賁帥吏民擊斬通晤，有衆二千。詔以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

使。

以永王璘爲山南節度使，潁王璩二王皆帝子爲劍南節度使，二王皆不出關。

以江陵蜀郡長史源洸乾曜族孫崔圓字有衛，貝州武城人副之。

秋守克惜中不真開即有之於聲賦平獨而諸直綠
責嬰其流可聊而常所衆池既燕原能辦部人山
備不嬰其流可聊而常所衆池既燕原能辦部人山
耳春固弗柱非時應亦承得間而養藏道藏守真卿北驅

制太子監國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

上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去秋已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能與遺子孫不意逆胡橫

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

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

且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

平原太守顏真卿

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

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

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江津

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

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

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

至萬餘人涕泣諭以舉兵討賊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齋李愷

慮奕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之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

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

祿山以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寶藏山尉穆寧共斬之送其甲仗五十餘船燬其首謀長史李暉時收應法宗與悉誅之送

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召成甫及清河尉張璠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司法李典殺

魏城本滄州天寶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清池所屬山所屬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屬博平太守馬異各以衆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主軍事皆歸焉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

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

賜上大怒遣令誠齋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

初常清既敗三遣使奉表陳誠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陳詣闕

至清南數制其官歸今還軍自牧常清數遣表曰臣死之後無陛下不顧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薛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今誠齋遣使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令誠乃謂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遺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爾盡滅賊虜則歸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

疾留京師及是上以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

將兵六萬以討祿山翰以疾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爲行軍司馬蕃將

火拔歸仁等將部落以從併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

翰決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其

郭及邱復不敢事決使王思禮主勦李承光主步無所統一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王思禮高麗人

安祿山遣兵寇振武

唐軍名原于都督府治此地在今歸化城南

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

部人擊破之

子儀乘勝遂收雲中拔馬邑開東陁關

在今代州唐制三省曰時河東太原開關以拒賊子

儀仗破賊乘關始開

常山

卽恒州注見前

太守顏杲卿

字昕其細同五世兄

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先是祿山

至藁城

漢縣今屬正定府

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

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

曰何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族弟

真卿自平原遣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

謀時祿山將李欽湊守井陘口，杲卿誘至，斬之，悉散井陘之衆，有頃賊

將高邈，何千年適至，又皆擒之。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期方軍，至併力齊進，庶幾

破賊，斷燕虜要衝，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警云：李光弼共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解機，賜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退去兵營，潰。杲卿乃命藁城尉崔

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朝夕當至，先下者賞，後至者誅。于是河北諸郡

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注：幽州，慮

龍。唐志：無盧龍郡，胡密雲。今順天府密雲縣是。漁陽。今薊州，天寶初置郡。汲鄴。注：俱見前。六郡而已。唐

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買將郡城人，為張獻誠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高陽歸國，傾其糧械，此不世之功也。藉然之猶豫，不時將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信殺之，為饑亡入西山，隱居徐隱之。

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萬壽字海美。

〔中〕十五載。唐宗皇帝，元紀。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劉友益曰：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祿山自稱大

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

書侍郎。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

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

卿書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

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于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于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陳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高古瓦反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于是諸郡復爲賊守

以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子儀薦光弼以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敗之李光弼將

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圍練兵執安

思義出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引問計若曰大夫道來疲矣吾數恐未易當不加按軍入守料思明

方圍饒陽大守盧全誠聞常山不守立即解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

以五百弩于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

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縣

宋書故城在今靈城縣南逢壁九門之地名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

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時常山九門七附官軍惟九門

守四十餘日思明絕糧山糧竭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儀子續引兵自井陘出至常山與光弼軍合將復步
騎共十餘萬與思明戰于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潭誠射其將李立簡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復如
得魏河間之風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
至爭山自營遂攻趙郡降之潭誠戰勳潭誠帥兵降之子

真源

唐縣今歸德府鹿邑縣是

令張巡起兵雍邱

注見

討賊

先是譙郡

注見

太守楊萬

石以郡降安祿山僞真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
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
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
力戰卻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胡人等四萬餘衆奄至城
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于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
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
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
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
遂敗退巡乘勢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

先是清河客李萼

一作場字伯高

年

二十餘爲郡人乞師于真卿

萼曰公昔倡大義河北諸郡皆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
鄰國家平日氣江淮河內總命于彼以觀北軍今有布三百

執手謬畫
於時勢險
若指掌與
郭李拒關
搗穴若合
符契少年
雖駭如此
使當不覺
用將才而
其後略無
表見豈其
措置本不
遠所言之
天奪之抑
敵齋志以
殘算

餘萬匹八十餘萬匹三百餘萬緡三十餘萬緡皆言欲徵甲兵皆於其東今有五十餘萬家戶七萬口
十餘萬緡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矣足以倍平原之備矣誠實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
支無不望所使矣真卿曰善矣新集未轉何暇及耶然子之精兵欲何爲乎真卿曰清河非力不
足而倍公之師也亦以關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簡何敢違背所爲乎真卿欲

與之兵衆以芻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芻就館復爲書

說真卿書曰清河去逆效順率衆鼎沸誠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罷之僕面獻真卿得書大驚

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

子之所爲乎芻曰聞朝廷遣程千里京兆其將精兵十萬出崞音口崞音

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即幽州然後帥諸同

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

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

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令參軍李擇交等

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於堂邑隋縣今屬東昌府祿山所署魏郡太守

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

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動

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于進明真卿不

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舍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

討使擇交等徵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

進明女信都既久之不克妻
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

韋勇士乃克之
五琦字萬瑋長安人

夏四月以來瑱

滁州人

爲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于左拾遺張鎬

字從周
潁州人及

蕭昕

字中明
王縣七世孫

鎬昕薦瑱以爲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

鐵

以劉正臣

武邑人

爲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秦

蜀人後賜姓
名曰李志臣

王元

志同謀殺呂知誨

崑山首領以
知誨守平盧

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

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爲

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秦及元志拜官有差

已而正臣將變
范陽未更爲史

思明所敗此謂
王元志敗之

以虢王巨

高麗子
之曾孫

爲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垆薦虢王巨有

勇略上徵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

亦曰嘉采山在今
定州曲陽縣東

大破之復河北十

餘郡 子儀光弼既拔趙郡光弼進圍博陵不克與子儀俱還常山史思

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

又敗之于沙河在今定州南郭有源水源出山西正北定州至郭州與唐河合唐河古泚水也 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

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助之合五萬餘人子儀

至恆陽今幽州縣唐曰恆陽唐元和中更名 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

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

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獲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

大振于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勅者賊將起兵誘誘諸將果感歎而復退今

郭李破史思明故再經 賊往來者多爲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

由嚴莊嚴之曰汝汝數萬及萬全守備開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固全何在尙在莊嚴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時豈能一舉而成尙在莊嚴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誰將謀

不內實祿山即置酒酬吳符之知初逆賊竊路陽走陶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

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

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

國忠大懼奉萬人屯關上今所統杜乾運將之名爲察察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權上軍離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 會有告賊將

翰對思禮
數言尙知
大險何以
灌爾既潰
遠視顏倫
息不復存
羞惡之心

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

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必墮其計中且賊

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

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

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

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翰逗留恐失機會上

以爲然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

祐之軍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涉山北瓌河經道七十里翰使王原禮等裨將兵五萬將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

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水石擊斃士卒

不得用輪以覆車翼爲高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

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遂進攻潼關

克之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祿山謂翰曰汝常輕我今定

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

之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唐制每旬夜放

之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

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

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

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左

謂樊之上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欲千百姓不知與之無重固赤子且日百官猶入朝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上所之四出逃匿上既逃便橋楊國忠即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

士撲滅之至成陽日向中上猶未食吳獻職說推以事豆皇孫輩爭以手搏食之氣與而萬有父老郭從誼

進言曰願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往之使得逞其高遠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善選

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聞記宋璟為相飲進直言天下傾以雲白頃以來在廷之臣以實論議則門

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深處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親

陛下之河而誅之手上曰朕之不

不明悔無所及朕除而遣之

次于馬嵬在今西安府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 上至馬嵬驛

將士飢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東宮以告

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

與吐蕃謀反國忠走追殺之屠割支體以槍揭其首于驛門外并殺韓

國秦國夫人上聞誼譁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

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

綱目書楊 妃及貴 國忠誅 伏誅人 謂宜以 罪所誅 之法所 正名定 不名知 殊眾叛 時衆不 出威柄 且

女室亦無誅之之意
安得謂之
伏法惟據
事直書則
罪名既著
而元禮賊
衆劫君之
聖亦自彰
杜甫一生
忠懇獨於
北征詩衰
美元禮太
過不可爲
調且彼時
玄宗頗沛
流離楊氏
又安能更
爲人忠哉
若謂宜誅
則當於祿
山未叛楊
氏方疑之
時舍身固
爭方可謂
之忠臣元
禮所爲正
骨愈所謂
又下石焉
者在朋友
向不可而
若君臣乎
若元禮者

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祿韋諤見前前言曰今衆怒難犯

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

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

敢自安願陛下深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

堂縊殺之與尸置驛庭召元禮等入觀之元禮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

軍士皆呼萬歲于是始整部伍爲行計國忠妻子及韓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諫
陳倉漢縣唐不備中改寶雞今屬關中

發馬鬼留太子東討賊上將發馬鬼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

御史中丞充置頓使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

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

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甯

王侯太子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

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

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埽除宮禁以迎至尊

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太子子亦勸

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

後軍二千人及飛龍驪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帝至扶風。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于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偏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甯王侯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倏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字平甫，河東人衣冠名族，必無二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本曹州天寶初

改縣今仍舊州屬慶陽府

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

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

本鳳州天寶初改郡今漢中府鳳縣是

以崔圓同平章事

劍南節度使崔圓奉表迎

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卽以爲相

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是月改爲鳳翔

已而賊兵來寇景仙復擊

卻之

時麟山置其許以新書給探訪河隴將士大雲謂使郭英父新之

大雲謂卽龍圖在今鳳翔府龍州西郭英父字元武知運之子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

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搜捕

百官宦者宮女每數百人輒以兵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

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瓘等皆降于賊祿

山以希烈埒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

于是賊於大雲西晉祈嗣南後江廣北都河東之牛底臨長安賊將日夜縱酒毒以聲色寶賂爲事

聖德四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帝至普安

今四川保寧府劍州天寶初改爲普安郡以房瑄同平章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

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瓘張均受恩最深

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

馬嵬之命
肅宗再命
三辭遜矣
茲行即位
出於何許
且靈武距
劍南為時
不遇月一
介奏告故
范祖禹直
斥為乘舟
叛父持議
嚴且正矣
良婦新產
為戰士縫
衣猶婦人
因能取機
常態至欲
居前御寇
竟自託于
馮婕妤之
當熊事宗

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

瑄為相初瑄善烈惡相上許以瑄代之瑄拜謝既而不用故瑄懷快恨

秋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先

是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字之謂水陸運使魏少遊州人判官崔

漪字之謂盧簡李涵字之謂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

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

時也乃使涵率箋于太子且籍北方士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

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于平涼北

境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太子至

悉命徹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

乃許之是日即位于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

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按草創立

裴冕在朝堂背調而後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即之舉于有司上皆原之款曰嘗有李勉制廷始得張

真婦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其婦每經常居上謂上曰裴冕非婦人所能其婦曰余碎之際愛以身

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並置武庫子三日起罷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贊之時上以是結

備之李勉字元相高祖子顯王元健曾孫張耳韓彭州人裴冕支家母竇太后女弟之孫

爲巧言所惑不明甚矣先爲小忠其大信不忠不信他日竊柄宮中則幾於武宗前念附此禍也宗是時位以太子豈得爲太子武尊而即上爲正人法至入易書帝故正人易書上使如人如武後始上綱目書上皇孫自太子即位不故書上而於不宗則仍書玄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制以太子爲兵馬元

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閭惟璘赴

江陵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李泌字長源華州下邽人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

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今黃州府蘄州後隱居潁陽

則對楊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

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河南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

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

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

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卽白宰發兵以秀實自副詣行在上又徵兵

于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字貞一越州人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帝至成都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邱張巡擊走之 令狐潮攻雍邱潮與楊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

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

二十五

守宣城欲謀爲子。遂曰。足下學生以忠。我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等圍退。

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帝已

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

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

于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城中矢盡。遂絕。爲人千餘。雖以黑衣。夜懸城下。潮兵帶。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在。賊人咸笑。不設。乃以死。士。

五百所。潮。軍。大。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所。自。

于城上與潮相聞

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遂

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

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禽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以顏真卿爲工部尚書。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卽斂軍還平原。已而

光弼郭子儀引兵西入。

子儀光弼聞。不守。引兵入井陘。留太守王儒守常。山。未。幾。捕。欲。時。賊。將。殺。之。常。山。無。主。遂。與。賊。罪。俱。爾。真卿始

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領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于河

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史。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子儀等

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其。使。上。謂。李。郭。曰。今。子。儀。光。弼。

已爲宰相香克爾莫平四海則無有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賜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人臣願輸不問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賞功以官有二害非才則廢事備重則難制急使縣由有百里之國奏情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鑿土以賞功臣則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縣豈難制哉上曰善

以第五琦爲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

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帝

悅以爲租庸使

已而琦至彭原見上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添江漢而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福臨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靖洋川

本洋州天寶初改縣今漢中府洋縣是漢中王瑒汝陽王暉之弟

帝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帝喜曰吾兒應天順人

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

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章見素房琯崔渙

立或稱上皇至蜀拜國平章事

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九月見素等至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

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實于

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上素開房瑄名虛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改容由是軍國事多歸于瑄瑄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將抵

之手

安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

坐部六堂上坐

奏立部八堂下立奏

繼以鼓吹

鼓吹曲胡樂

龜茲疏勒散樂雜戲

兩設赤又出宮人舞霓裳

羽衣河西節度使敬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

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于凝碧池在洛陽盛奏衆

樂梨園弟子往往欷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

樂器于池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三日并其家財盡掠之民間感憤思唐室自上

北行兵關相傳太子北救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

為敵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武陽西不過武功江惟與請賞數之蜀之靈武者皆自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上欲

以建甯王倓為元帥李泌以為不可倓美果有才略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

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

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

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

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

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不敢相臣
語雖出孟
子然非堯
舜皋之
正道

官於上曰請將長擇天賦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

火重封隔門通過餘則待明禁門餘矣。參委假與郭掌之。運進禁門側置輪轆過在門閉外有急切文書納諸輪轆旋轉而進。

遣使徵兵回紇。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于外夷，以張軍勢，以幽王守

禮之子承寀爲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

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

帝如彭原，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于是

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

彭原，唐舍狹隘，上與張其錦博，打子雙聞于外，李泌嘗謂軍喪，報停廢，上乃潛令刻乾樹題爲子，不飲有聲，先是，備寶至靈武。

上皇賜其錦七寶鞍，郭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其錦不宜乘此，請撤其錦。天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違從之，建寶王儀，立于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恐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誠如流，不日當見陛下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其旣而，上又謂郭曰：其錦，祖母昭成太后之袂也，上皇所全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獲天竹，亦私已也，至于家，亦宜持上皇之命，不遇歲日之間，耳。其錦

由是惡郭及儀，儀謂郭曰：先生舉儀于上，得無臣子之功，無以報德，請爲先生除害。郭曰：何也？儀以其錦爲言，郭曰：此非人子所言，願姑置之，儀不從。昭成玄宗母，實太后也。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

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

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謂分日當筆及承上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

權故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既。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南，一作斜，在咸陽縣東，其地斜出故名。敗績。琯喜賓

車戰或宜
於古而實
不取瑄於
房瑄用厚
隻輪不返
自當繩以
爽師之律
為營救耶

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

北海太守賀正明請

浮遊教中原板蕩而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輩其王衍之比也陸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畿道節制仍置陛下子沙塞空虛之地又瑄請自多相私屬以顯其意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己不失富貴此豈忠臣所為乎上由是疏之

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又請自擇參佐以李楫為司馬劉秩為參

字許明

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于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東死之思明攻河間景城李

東

興

奐李暉皆死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于是清河博平諸郡皆陷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誠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

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殺之罵不絕口以至于死

永王璘反詔遣淮南節度使高適

字達夫涪州泂海人

等討之

明目作上適高適等步唐書乃從及綱目分注本文適等者乃

肅宗非玄宗也綱目有誤劉友益乃謂別唐宗而書上皇不以肅宗主之此豈據事直書之義今改正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諫議大

夫高適諫以爲不可上皇不聽以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于瑒有勇力好兵薛璆等爲之謀主以爲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敕璘歸蜀璘不從上乃以高適爲淮南節度使來瑒爲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璘璘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廣陵太守李成式遣兵拒之皆爲璘所破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瑒韋陟會于安陸即安州注見前結盟誓衆以討之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

汾陰人

長史龐堅

涇陽人

殺之祿

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

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

上同李邕今散漢如此列時事當與曰臣觀賊所渡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

雖據四海之志，不以得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賊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志、田乾真、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原出井陘，郭子儀自武州入河東，則思明、安守志不敢難。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難長安。是以兩軍繁其四將也。從蘇山者，獨小凌耳。頭枝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寇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欲首則擊其，欲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役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賊而退，其來春復命，建雷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悅上

張巡移軍甯陵。注見前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令狐潮、李庭望攻雍邱。

數月不下，築城于雍邱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甯陵，斷巡後。巡遂拔雍邱，東守甯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遂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

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逆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五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六

唐

肅宗皇帝

〔西〕至德二載春正月上皇以李麟之繼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安慶

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

左右使令小不如意輒加箠撻時或殺之闔宦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

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嚴莊爲之謀夜持

兵立帳外使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

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襲僞號

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憒言辭無序莊不合見人慶緒日縱酒爲變兄事莊以爲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殺建甯王倓初李輔國本飛龍內小兒莊牧圍兒皆謂之小兒粗閑書計給事東

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上卽位後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

之與相表裏建甯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因譖之曰倓恨

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遂賜倓死先是上謂李邵曰廣平爲元帥明年今欲命建甯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

如對曰或事交切亟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強下覆武卽位之意然邵出以告廣平王邵入謂曰陛下未奉皇旨臣何心敢當儲貳上震怒之乃建甯死俛內懼謀去輔國及其娣邵曰

孟子稱德
慧術智存
乎疾肅
宗爲太子
受困楊李
疾其操心
宜患矣乃
慮位以
卽位後
官交煽
甘蹈前車

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
豈所謂不移者乎

王不見述雷之編乎，但蓋人子之考，其歸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

拒之，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

南，有隙則乘之。光弼軍令整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先是，光弼陰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光弼先帥士民于城外，鑿壕以自固，作盤蛇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至是，募軍中有小技者，取之，入壘，其用符錄工三，懸空地

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于數十步外，擊百吉土礮也。光弼遣人詐爲約

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搆之以木，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

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

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安慶緒以子奇爲河

南節度使，子奇以歸。胡三省注：一作檀州名，注檀州名，注

張巡，巡自甯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許遠兵合，合六千八百

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禽賊

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

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于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

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

李德裕請加前軍道安西西域之衆並

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捕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者乘其新至之銳攻隴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散其餘衆道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俟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戰征之勢未有涸也若不若先用之于寒驅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木永絕矣上曰朕切于農時之變不能待此決矣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綱目是歲載在正月考通鑑二月戊子上至鳳翔已丑郭子儀平河東其事在帝至鳳翔後今依之改載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江南采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銳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隳不如及兵鋒未交早圖去就否則死于鋒鏑永爲逆臣矣諸將皆然之于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趙侃等濟江璘

兵遂潰。璘奔鄱陽。江西采訪使星甫旣遣兵禽殺之。

三月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爲之

流涕。遣中使至曲江漢縣今爲廣東韶州府治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

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

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

諸將直衝賊陳。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

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

達旦儆備。旣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

巡與南霽雲魏州頓邱人雷萬春此不詳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

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子奇乃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刻箭爲矢。中者有語。巡矢盡走。

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預獲之。

夏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在長安縣西。綱目誤作渠。今依唐書。

改通敗績。先是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

郭英乂戰不利。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太和關。在今鳳翔府東。去府五十里。鳳翔大駭。

瑄之得罪
皆其自取
徒以其與
甫藉其
有以瑄爲
寬者可謂
阿其所好
而失正道
矣

上以郭子儀爲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鐵騎五

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略盡子儀與王思禮

進屯潯西潯水之西也潯水出南山至長安入渭安守忠李歸仁軍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

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饒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爲

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軍無蓄饒騎延喜以官將費史請許崇
昔給空名告身職臨事注名有五開府特進劉忠

王者諸軍但以委任爲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效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
身一遇饒騎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帶名器之盛至是而極焉子儀既敗難與論自貶以爲左

房瑄罷以張鎰同平章事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爲意

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

御史劾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上嘗使僧數百人爲道場于內掖鎰親自上
王當於鎰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

御史劾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鎰之房瑄既失職頗快然多稱疾不朝而實客常盛
門上進之貶邠州刺史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道卒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邠州人奔襄陽魯炆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

相繼攻之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

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

南侵江漢賴炆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南侵江漢賴炆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秋七月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鎬兼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賊將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禽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禽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宵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

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倂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俶爲兄至長安城西陳于香積寺

在長安縣東
神禾原上

北澗水

注見前

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

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偪于其陳賊軍齊起官軍卻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

時賊乘機而乘
安悉守忠而
進勢守忠而
等何守忠而
于小勝半就
識乃息其急
思之出懷
調停回紇
無諱者一節
知以美儲貳
之貴屈體
葉護馬前
復成何體
制况其時
西京初復
萬眾具瞻
即正其義
辭重責功
成前約足
人前安地
不難棄有
亦難搖議
何至若尾
善其若此
意中事

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

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嵩聲

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

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戰

尙神速，何明日也？」俶固止之。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

皆已遁矣。大軍遂入西京。切上欲追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賊之日，土地士庶歸告金帛子

京師若過浮城，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主東此乃知約軍議歸下馬，答拜曰：當爲賊

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滅之兵，自城南過營于灑水之東，軍民胡光見俶拜者，皆泣曰：唐

平王真帶夷之主也。俶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

三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捷書至，鳳翔上即日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

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

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

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

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教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

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是夜上飲酒，同榻而寤，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國人何樂

知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感曰：臣有五

疾而障以足之白翠甚且漢風不己沃肉於焉觀未去史衡泣博意且庸設侍深
浮風江孤盡之日衣以况非度愧責格問父膝必免就山但歸
勁淮城力殊山下人乎緒遠光雖離臣真為啓骨拳陳見高其歸
助草何力不人乎緒遠光雖離臣真為啓骨拳陳見高其歸

不可留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列國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臣太深臣功太高亦
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朕與日議之對曰陛下今欲臣稱孤猶不得請況異日吾家之前乎陛

下何敢復言且殺臣也上曰不意爾朕知如此豈朕而辦殺爾乎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欲臣去陛下既
敢言乎上其久曰病以朕不從爾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臣當忠之虞平每與臣所教欲害其兄而繼且

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不知邪對曰對曰非也乃臣當忠之虞平每與臣所教欲害其兄而繼且

心陛下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成平如當若有心當深慮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段其可察其
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朕往不告朕不欲聞之移曰臣非告朕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言天啟有

四子長曰太子弘太子方顯稱列惡其聰明於殺之立太子好賢實內憂懼作黃雀為謀以恐恬天啟有
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釋曰穆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恨識之

下手心何必形于外也且時廣平王有大功振其疑忌而謂之故都言及之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劉友益曰巡遠之死其時其地先是子

奇徵兵數萬復攻睢陽城中食盡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

餓病不能鬪遂為賊所圍巡守具賊為雲梯勢如牛虹置梯卒二百于其上梯之臨城

上鉤之使不得退一次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退一次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

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薪投之賊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為皆懸機立辦賊服其智不

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城立木櫓以守巡亦于其內作櫓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城六百人時

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南郡今江皆擁兵不救城

中日蹙張巡使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臨淮兵不至明愛其勇壯其

且行備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者痛哭賊圍益急至是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

攻迄無定
論惟歐陽
修爲先死
不爲遠足
後死語足
以發明韓
愈扶風
之意

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饑羸走必不達

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

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

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

春姚闓等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于洛陽尋死偃師

十萬人進行兵不依古法數戰陣令水將各以其意戰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賊野戰雲合鳥散變態不

恆戰步之間必有同異臨期應猝在于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我使兵識將

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誠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效死力先是張猛問誰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

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

于新店在陝州西賊依山而陳回紇自南山襲其背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

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郭子儀等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

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千

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千

等分道追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千

餘人而去。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

李泌歸衡山，泌屢請還山，上不許。會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泌告之，曰：「皆卿力也。」于是泌求歸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爲築室于山中，給三品料。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

賊將嚴莊來降，以爲司農卿。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蹈

呼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安平人令百官受賊官爵

者，皆脫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

廟爲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

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詢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又召募河北諸郡人。

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

字孟康定州無極人

爲祕書郎蘇源明

字爾夫武功人

知制誥初汲郡甄濟有操行

隱居青巖山

在襄陽府祺縣西南亦曰青巖山

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

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

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又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

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于三司令受賊官

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

山官上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令三司條件奏聞

宴回紇葉護于宣政殿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于宣政殿

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掃除范陽餘孽

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爲忠義王歲遣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

朝享于長樂殿上在彭源更以栗爲九廟主至是朝享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西京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在宮南

樓上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于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索黃袍

自爲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

崔器以執
法致怨李
峴以曲恕
活恩其是
非爲有日
者共曉唐
史精列器
于酷吏傳
無誦其矣

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乃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上自扶登殿。尚食進食。嘗而薦之。將發行宮。上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執鞭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卽日出居興慶宮。上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以傳國寶授上。上始涕泣受之。

赦天下。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

子孫不在免例。

先是廣平王傲入東京百官受錄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蒙恩。赦請。如前。西京百官之例。感後。請。如。數。以上旨。釋之。奉勅。赴西京。崔器令。謁朝堂。請。開。如前。西京百官之例。感後。

立廣平王傲爲楚王。尋復徙爲成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

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

誦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鬻者。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

傳。表。上。之。曰。巡。以。寡。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侍。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節。諸。軍。之。數。也。致。不。至。而。食。盡。旣。盡。而。及。人。豈。其。盡。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安。天下。臣。竊。曰。

功。過。相。掩。况。非。其。忠。志。乎。家。讓。由。是。始。息。李。翰。贊。皇。人。

獨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

劉文益曰書此志亂始也

賊將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 史思明遣其將竇子昂以所部十

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降上大喜以思明

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初安祿山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橫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從歸

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者室中與天子仁聖大夫誠率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神將烏承晷亦曰慶緒棄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晷守志以五千勁騎自歸至范

陽思明引入內廳樂飲制遣人啟其甲兵諸部兵皆給糧從道之因承晷等李長壽于是上遣內侍李思敏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宜有詔旨諭區安深德棣等州皆降無相州未下河北軍

為唐有矣烏承晷字暉調張掖人承恩承晷族兄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

處死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

舊子孫今一概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

尚多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

于市次賜自盡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陳希烈等

七人賜自盡

均增死何面目見張說于九皇上帝曰增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我家事快不可

清上流而從命張之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郭者聞故希烈等皆自悼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長海之

均培以世
臣甘心事
賊于法不
原宗于力
此向知乃
持威柄以
肅宗私恩
力為陳請
將何以正
人心而勵

至節若陳
希烈等在
朝容悅臨
難偷生即
使反正來
降操三尺
者亦不能
爲之曲貨
况以名義
敗人猶可
之裂名可
姑留以冀
自新之效
耶肅宗開
流言而自
悔其所謂
夢真所謂
曾賦之加
本屬末流
文僞况父
子至性又
安貴此虛
名相報施
孝慈之道
均無當也

即馬氏光曰陳希烈等或黃鸞得成說連勝承平之日適合取容亂既作希烈乃爾賊稱臣爲之陳九兵乃犬馬之不如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置左右神武軍。置神武軍。取元從子弟胡三省注謂德宗馬龍北行及自靈武還京師者充其制皆如

四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總謂之北牙六軍。神武亦置左右共爲六軍又擇善騎射者十人爲殿前

射生手分左右箱號曰英武軍。

〔戊〕乾元元年是年二月改元復以載爲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免天下今年租庸。以改元故有是詔。

三月立淑妃張氏爲皇后。

夏五月停采訪使改黜陟使爲觀察使。胡三省曰罷察使始此

張鎬罷。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

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

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

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爲皇太子更名豫。張后生興王昭纔數歲欲以爲嗣上疑未

決從容謂知制誥李揆字端明淮陰王道玄之玄孫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爲太子卿

意何如。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瓌方慶六世孫同平章事。上頗好鬼神，太常少卿王瓌專依

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遂以瓌同平章事。

開元時爲祠祭使，祈禱輒焚紙錢，有類巫覡，嘗謂者蓋之。主是復以祠禱見，謂乃奏，直太乙壇，上嘗不勝，卜天山川爲樂，樂中使與女巫巫樂，驛分曉，所過煩擾，百州有屬，盛年美色，從無頓少年，數十爲盡，尤甚。刺史左贊，悉收新之，誦其數十萬，以狀聞，請以其誠代貧民，相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杲卿之死也，以張通幽之譖，杲卿初起常山

通幽賊將，通幽弟也。會吳元暉遣其子泉明獻俘京師，通幽請偕行，以致宗族。杲卿尋死，暉之竟無褒贈。至太原，通幽欲自託于王承業，承業之更去，因短杲卿，留泉明別遣使獻之。杲卿尋死，暉之竟無褒贈。

及是，顏真卿爲御史大夫，泣訴于上，上爲之言于上皇，杖殺通幽而贈

杲卿。泉明既留太原，王承業遣使壯士徑殺之，于路而不平，會之故乃免。比至常山，城已陷，真卿

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真卿語人，久乃得之，皆親故。乞索贖之，先結姊妹，而後其子。過父時，將吏要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加贈特國，其所遺而賞過之。真

覆襪，疑置衣袋，散薄，發棺。親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初行新歷，山人韓穎所造。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

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

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

詣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欲活之。仁智大呼曰。人生

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壽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捕殺之。

秋七月初鑄大錢。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明年更鑄大

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與乾元錢開元錢三品並行。已而民爭鑄。錢貨輕物重。錢價騰昂。錢呼相逐。言者

皆歸咎于琦。乃殺琦。忠州長史。忠州。唐置。今隸四川。上元元年。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三品錢行。浸久。

國歲耗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私鑄者。數月間。榜死至八百餘人。尚不能禁。故有是敕。至寶應元年。敕大小皆當一。民始安

之。

册回紇英武可汗。以甯國公主歸之。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毘伽

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爲册禮使。右司郎中李

易言師列
丈人吉無
鎮在軍敵
帥何以敢
窺宗元節
以郭李統
以郭李統
動難相使
攝何難使
子儀光鈞
乃道進取
者專委官
人反居二
尸失律與
固不爽九
節不與九
之潰和州
谷耶又誰

異州字今以通副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決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

而還儀等至加乾牙等汗衣緒袍坐帳中引儀等立帳外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君臣有禮何得不拜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册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頃儀

儀等喜道騎三千對安慶緒後圖乾以公主為子聽歸京師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

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川為觀軍容使安慶緒之初至鄴也

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

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略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

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吳興平李奂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

鄭蔡季廣珠河南崔光遠人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

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

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始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

清太清走保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

千人伏于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

自平盧輕
費節使八
廷制移朝
中視軍若
弁之而懷
玉終復置
擅專己甚
則尤其有
焉者也自
是而江淮
山南西川
盧南西川
惡種竊奪
相禍藩鎮
由之漸矣

與慶緒戰，僞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

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鄴，慶緒入城固守。慶緒嘗遣薛

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兵，賊望未進，會崔光遠拔魏州，思明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瑛拒之，遂

戰不利，還靈武，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瑛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瑛，處瑛將衆所恃也，既死，衆

無國志，先逐脫身走，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餘人，薛嵩納之從子。

以侯希逸晉州為平盧節度副使，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初玄志既薨，魏

除歸政為節度使，玄志在與侯希逸龔幹之遣使上上所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

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

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己〕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為行

軍司馬。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衆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明方軍同備

二月壬子，月食既。初三書曰：春秋之法，書日食，不書月食，此因服后專橫故特書。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

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章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

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

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洵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于城下鈔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晁。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有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道兵潰歸。所過剽掠。惟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

而守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子儀至河陽。則擊引兵爭之不
得。郭虔瓘張用濟築南北兩城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爲。上表稱臣于思明。思明乃手疏唁慶緒。願爲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

忽震怒曰爾爲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
命左右牽出并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七馬留
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苗晉卿王瓌罷以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上于李峴恩意尤厚峴
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爲東畿等道元帥

夏四月史思明僭號

稱大燕皇帝

制停口敕處分 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
寶印符契晨夕軍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
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爲制敕付外施行
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
執子弟禮謂之五父輔國行第五及李峴爲相于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
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
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爲鄭陳穎亳節度使 抱玉安興貴之後也

與數于武德初與執李執事具前

爲李

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賜姓李氏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御史中丞崔伯陽等以鞠獄坐貶

風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與謝

夷甫捕殺之其妻殺李輔國案出飛龍殿故監察御史孫榮勸之無寬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鞠之與謝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鞠之若虛着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置

若虛屢下伯陽尋至若虛州會中人鞠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淮南尉縣流播州太平人押官峴奏伯陽管押馬坊之官天與本雍縣王宋初更名今改鳳翔今為鳳翔府治毛若虛歸州太平人

等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昌黎曰李峴專權

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等除御史

中丞威振朝野久之以罪貶死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魚朝恩

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

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

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河

陽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節度之讓郭公先去朝廷責歸故難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強請之是反也其可乎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

必疑郭公圖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曰何須于君子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

賜僕固懷恩爵大雷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

押官為劫天與謝
法與伯陽
之鞠自是
正理至若
虛希輔國
指敢于飲
法尤宜重
治其罪乃
匿之廢下
以堂陸朝
通逃蔽朝
綱在甚
至吞執法
之臣更加
貶竄是直
黑白不辨
何足復言
刑賞之正
哉

李郭雖並
為中興名
將盡忠王
室然朔方
受代之際
使子儀光
弼易地而

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無芥蒂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居多故賞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

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

汴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

之思明乘勢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退守潼關

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放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

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

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

有虎嶠嶺在登封縣東南即箕山也龍門即伊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

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遂入三城有衆二萬糧纔支

十日光弼案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

引兵攻河陽光弼斬其將劉龍僊獲良馬千餘匹思明使龍僊執戰殺罵光弼光弼顯諸將曰誰敢取彼僕固頡

思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將白孝德請擬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手鎗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過

中泮憤思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擐帶安閒是以知之彼僥倖之機罵如初乎德曠日大呼

運不墮馬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于河清浴之覆環不休光弼命索軍思明屯兵河

清唐縣今爲鎮在光弼軍于野水渡在孟縣以備之賊將高庭暉李日越降光

光弼誘馬一軍傳紀家汜古游牝以爲稅

計殊不知
戰陳多亦
取馬即數
在取多亦
不馬從未
有以壯馬
難隊伍者
難將安施
書生不諳
軍旅并好
察物情大
異傳說然
率類然

運河陽留兵千人使都督麻希顯守其權曰賊將高懸圖李日越皆萬人敵也孟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乘
諸將莫喻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光弼長於懸城今出在野兵成禽矣汝以謀騎背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
返日越將五百騎至權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顯曰在夜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顯吾死必矣遂請降希
顯與之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以心腹高懸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
思明復攻河陽光弼使李抱玉守

南城自將屯中潭賊將周摯攻南城不克抱玉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擊引能乃攻中潭光弼

令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荔非關西夏姓元禮嘗川人拒戰羊馬城胡三省曰城外更築短垣謂之羊馬城賊

大潰時光弼城外更築柵外穿壁賊墮入道而柵爲門光弼使同元禮曰中丞視賊墮壁柵柵委盡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填壁何爲擊之光弼曰

善善所不及賊之元禮快懼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明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

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

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

貞論於自吐蕃來時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利吾急

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

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吾自剄不令諸君

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

馬遣之僕固懷恩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

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敗思明及摯皆遁去

〔子庚〕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 賊將安太清走懷

州光弼再破之復擊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已而光弼拔懷州禽太清

送之京師

以郭子儀領邠甯鄜坊

坊州唐置今鄜州中
部縣是餘注俱見前

節度使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

偁京畿乃分邠甯爲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冕領

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既而賊
上皆元

下未平不可置子儀散地
乃命出鎮邠州党項散去

夏四月以韋倫

京北人

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尋以來瑱代之

先是襄州將

康楚元等作亂商州刺史韋倫討平之

楚元等攻破商州乘至高餘倫發兵
生擒楚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萬緡至是

襄州將張維瑾曹玠殺節度使史翽據州反制以倫爲節度使時李輔

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旣朝廷所除又不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

使以來瑱鎮襄陽瑱至維瑾等降

閏月以王思禮爲司空 武德以來不爲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追諡太公望爲武成王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以劉晏

字士安曹州南華人

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監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

之

興王召卒。召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召卒

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于西內。

即太極宮。隋大興宮也。故址在今西安府西北。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

歸。卽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

衛。上又命玉真公主。

上皇之妹。

如僊媛。

上皇之宮人。

及梨園弟子往娛侍之。上皇多

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于樓下置酒食。賜之。又

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李輔國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

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于陛下。今六軍將士盡靈武勳臣。皆反仄

不安。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

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爲社稷大計。消亂于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

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又令六軍將士

叩頭請之。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內。輔國將

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內。上

輔國請遷
上皇肅宗
初未之許
輒矯上語
行之此豈
素服請罪
所可了事
肅宗不責
以大義治
以國法乃
爲甘言以
順其意是
不但其無
爲子亦不
成其爲君
尹起莘所
謂寄生非
苦論也

皇驚幾墜馬高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令下馬力士因宣上皇語

曰諸將士各好在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共執上皇

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纒虺老數十人元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

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

懼也刑部尙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

蓬州後開置今屬四川順慶府長史高力士流巫州唐置後改沅州今湖南沅州府是陳玄禮勒致仕更選

後宮百餘人以備灑掃令萬安咸宜二公主皆上皇之女視服膳上皇甘以不得因不茹葷腥說浸以

成疾上初猶往卽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問其後上稍悔情惡輔國欲誅之長其握兵竟不能決其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 制下旬日爲魚朝恩所沮

事竟不行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 李銑劉展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

法展剛彊自用節度使王仲昇奏誅銑又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罪請

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代李峘峘之弟俟其釋兵赴鎮中道

執之上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密敕李峘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曹州人

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請先得印節延恩懼卽馳詣廣陵解峘

印節授展。展乃上表謝恩。牒追江淮親舊。置之心膂。悉與宋州兵七千。

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暉、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

亦移檄言暉反。州縣莫知所從。暉引兵渡江屯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

徐城。注見展素有威名。江淮人望風畏之。使其將孫待封擊景山。景山

衆潰。展遂入廣陵。展軍白沙。洲名。在今揚州府儀徵縣南。唐于此置鎮。尚智舒碑爲黑陽府之白沙山。其說疑。設疑兵。若將趣

北固。山名。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者。李暉悉兵拒守。展乃自上流濟襲下蜀。鎮名。在今江甯府句容縣北。暉

軍潰。奔宣城。水。宛陵縣。隋更名。今爲宣國府治。展遂陷昇。今江甯府。唐乾元初曰昇州。潤及蘇湖濠。前蓋。今江甯府。楚

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冀州南。官人。將兵三千屯

任城。土見。鄧景山奏乞敕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帛。子

女爲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皆

敗。神功入廣陵。明年二月。神功遣其將分道擊展。將軍賈隱林射展中

目。遂斬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

民始罹荼毒矣。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史

思明據東京。思明入洛陽。是光弼捨其後不敢入。或言其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

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敕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尙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附朝恩。亦言東都可取。

勇而機。下營。漢動兵。持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賊之以法。懷恩不悅。故兩會朝恩。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

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于邙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于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光弼無取。上表求自貶。詔以爲開府儀同三司。

未幾復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貶李揆爲袁州長史。以蕭華蕭之子同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呂諲以善政聞。李揆與諲不相悅。恐其復入相。陰使人求諲過失。諲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華。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爲後。既破李光弼。欲乘勢西入關。使朝義襲陝。自將大軍繼之。朝義數進兵。皆敗。思明詬怒。欲斬之。朝義憂懼。部將駱悅。蔡文景說之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古

有廢立請召曹將軍

惠明大將爲宿衛史失其名

謀之王苟不許今歸李氏矣朝義召

曹將軍告之遂以兵入射思明殺之朝義卽僞位使人至范陽殺朝清并不附己數十人諸部舊將皆思明故等夷召之多不至略相羈縻而已

秋七月癸未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尙書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

卽麟德殿在大明宮中殿有三而故謂之三殿

上以天成地平節

帝生于九月三日遂以爲天成地平節

于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拜圍繞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江淮大饑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字公輔，吳郡山陰人。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

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會劉晏字士晏，清河人。載遂代晏

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庸之違

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

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

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爲羣盜，州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于西內，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

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

下，然畏張后，尙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實王〕寶應元年春，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時河東軍

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京，雲京兄。爲節度使。

既而絳州行營本鎮謂之行營，不居本鎮。兵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

國貞國貞，淮安王神通支孫，本名善，上以爲河中節度使，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

振因賜命於衆曰：「來日旆部統宅具春，上幸營，怒曰：『朔方之兒，豈能宅夫邪？』元振帥之，執國貞，置京

會于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忠者則無之，軍食則憂矣。』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誅元振，曰：『今日部

彼不死則我輩
死矣遂殺之

鎮西北庭行營兵屯翼城

平陽府今屬

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

推裨將白孝德爲帥。於是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合從連賊。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乃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案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建巳月。楚州得寶玉十三枚。楚州言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太上皇崩

年七十八

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高時

力士遇救。自鳳州還。在道聞上皇崩。號慟血面而卒。

復以建寅爲正月。

綱目殺李
輔國張氏
思張氏殊
不殺張氏
有輔國之
罪可殺之
殺張氏非
人張氏寬
引汪克高
肇北魏于
氏折后益
較劉友諸
尹起莘有
說特爲書
見故改義
昭義例

帝崩李輔國弑皇后張氏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

內射生使程元振京兆三原人黨于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

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

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帝次子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

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于飛龍殿勒兵收係選后于別殿

時上在長生殿使者偪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弑后

并係

太子卽位代宗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卽位輔國恃功益橫

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

兵外尊禮之號爲尙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

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

果毅劉昌字公明開封人曰倉中猶有麩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

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尙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

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竟鄆州節度。

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先德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家務悉委判官張傑。傑更事。精敏。區處如流。諸將事之如事。光弼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寄。

先是田神功見官軍。皆平受其拜。反見先德。輿輪抗禮。乃大驚。明年。官廳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禮儀。諸君亦胡爲不自戒。神功之過乎。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劉友益曰。官者。封王。惟此。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于上。

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賀。

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

以劉晏爲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

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

九月。以來瑄同平章事。初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肅宗召赴京師。瑄樂

在襄漢。諷將士上表留己。復得還鎮。尋有詔。徙瑄淮西。行軍司馬張茂。謀害瑄。代書表瑄。備儀。瑄請

以兵謀取之。肅宗以爲然。徙瑄淮西。河南節度使。會肅宗崩。上卽位。復留瑄山南東道。

瑄使外示。託任實欲圖之。密數瑄爲勸。使。師帥。下。德。襄。瑄。瑄。以。兵。迎。之。且。曰。吾。已。蒙。恩。復。歸。鎮。此。固。取。數。告。示。之。茂。驚。恐。瑄。疑。兵。擊。之。倉。送。京。師。瑄。死。至是瑄入

朝。遂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朝遂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貶裴冕爲施州前注見刺史。左僕射裴冕爲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

遂坐貶

回紇舉兵入援。冬十月以雍王适命長子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

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本范陽人。遷吳。後賜名李寶臣。字爲輔。以州降。上遣中使

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時回紇與回鹘可汗死。子登里可汗立。已爲史朝義所誘。云唐室祚有大喪。中

原無主。可汗信之。治厚于前。曰先帝聖孫天下。今皇帝即曠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乃起兵至三城。見州縣邱墟。有輕

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京師大駭。初肅宗以僕固懷恩女

妻登里可汗。至是上令懷恩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

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賊。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

及回紇于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爲副。程元振魚朝恩等

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適至陝州。回紇

懷恩往見之。可汗責適不拜舞。兵馬使樂子昂對以禮不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爲兄弟。弟可汗于班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諸君。尚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境。不應拜舞。力爭久

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操一百道。環歸營行軍司馬章少卿等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爲前鋒。郭英乂

魚朝恩爲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

地名。胡三省注。金人。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

輔國專權
稔惡罪不
容誅自當
肆諸市朝
以謝天下
張后繼化
晨迹著向
未若武韋

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扶風人

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

而入賊衆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

克東京及河陽城懷恩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

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

州北渡河懷恩及瑒復再敗之于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

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桓趙深定易即今易州武德中置五州

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

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爲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

慰勉之張忠志之未降也神將王武俊謂曰吾今以寡當衆以直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濟公共圖之忠志乃降名其軍曰成德嗣拜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安臣擢武俊爲先鋒兵馬使至

武俊字元英本契丹惡皆凱入居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卽位以輔國有殺

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

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 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

宗之及宗
所補國尤
行以逆亂
當之以代
賊之律爲
宗不加以
功是不但
報復私嫌
而無顯大
義非類
倒春調不
可爲論不
討賊秋不
責之自宗
乎能自解

讓之

代宗皇帝

〔癸卯〕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流來瑱于播州殺之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爲相元

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齒

于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本郡縣唐置州改莫宋省故城在今河間府任邱縣降李懷僊胡人殺史朝義傳首京

師史朝義走莫州諸軍圍之朝義屢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往幽州

發兵朝義從之承嗣卽以城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僊已請降朝

義至不得入獨與胡騎數百東奔欲入奚契丹懷僊兵追及之朝義窮

蹙縊于林中懷僊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僊爲河北諸鎮節度使尹忠宰曰此志唐失河北之始以史朝義降將

薛嵩爲相衛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

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

懷恩拜于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

命官不心君本其本未論之太方官于姑于昏唐未說因萬節用其河
將人明不之存而而此勢阿鎮官後息前縱自輩近懷歸度原北
何何正一平者能失以向倒已外內養肅召元也是其思谷范將起之
以以期心人夫治其為替持成而而好代亂宗蓋其而僕祖爲于失

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兵惟使老弱耕牧數年有兵衆十萬矣請名其軍曰天龍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范氏祖爲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僕國懷恩爲制將也使李郭爲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鈔掠廬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

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南陽今屬尉馬燧獨請行

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無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

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

皆拱手遵約束燧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特功聽受其子燧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以梁崇義長安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劉友益曰初梁崇義從來瑱鎮襄

陽累遷右兵馬使有勇力能卷鐵舒鉤沈毅寡言得衆心瑱死自鄧州

引戍兵歸衆推爲帥上不能討因以爲留後崇義奏改葬瑱

三月辛酉葬秦陵玄宗陵在同州府漢城縣東北金鵬山

史臣贊曰玄宗初立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寡身失國而不悔始絃之異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庚午葬喬陵肅宗陵唐書作建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武將山

賀善贊曰肅宗應取大物而子道悖制于後而夫道奪于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侯而父道虧備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夏四月李光弼遣將禽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初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

諸州民疲于賦斂者多歸之聚衆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

魏州人

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媯檀平薊爲幽州管恆定趙深易爲成德軍

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河

陽爲澤潞管

敕議舉孝廉 禮部侍郎楊綰字公權華陰人上疏略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始設進士

始矣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稱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調子其明請置孝廉科令

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占一

經問經義二十條封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其道舉

老莊亦非理國所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柚

筠左丞賈至字寶之京兆尹嚴武字季聖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柔

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

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

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後唐又與李第

力田無實狀及童子
科若俊德惡觀之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

于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

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

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

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

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

懷恩新之以今乘士二也二女嫁爲國和親三也身與男婚爲國物命四也河北新附安反制五也說

喻回紇使赴燕趙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帝天斷又以來瑊之死深長申官職且受陛下誅

夷臣委奉仙非不誠實陛下竟無虛置竊任難深竊問四方遣人喪事陛下嘗云與聽聽議之曾不與宰相

可否或留數月不遣遠近無不駭異不納惡惡且難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惟陛下聽之

同罪被勒別部安歸山反回離叛寇朔方上遣裴遵慶字少真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

遁去吐蕃入寇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見前吐蕃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

懷恩自收
京以後驅
場多特功
房塞已非
驕蹇不子
野心不
能保其
全臣節
彼時未
有跋扈
形徒以
京懷疑
舉實爲
已治嫌
赴微則
跡顯著
代宗竟
爲固然
卽聲罪
討威令
行復何
取下乎

置河方繼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之成強山東丁壯爲戍卒船爲軍資開屯田供糧糧成監牧

食白馬湖以西北相繼論河至是吐蕃入大夏關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至涇州

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既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唐縣故城在今陝西乾州武功

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

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及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

渾堂項氏羌二十餘萬衆渡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

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爲出幸陝州

官吏六軍逃散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承宏王守之孫爲帝縱兵焚掠長安

中蕭然一空苗晉勳引臥突與人協之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咸陽縣南漢書楊雄傳武帝開上

林至凡吾御宮卽此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大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

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

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

蕃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

藍田寇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酈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

難孝德卽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

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

至韓公堆

在西安府藍田縣橫嶺北

書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

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西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

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禽殺之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甯

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吐蕃遣國使與西京節度使馬燁將領千餘

人吐蕃謂主帳下持繯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吐蕃復于城下請降門以持之吐蕃寤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遁去是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于是劍南西山諸州皆陷

州皆唐置松州今四川松潘衛是維保二州松維保在今茂州保縣西山部大雪山亦名蓬萊山在今松潘衛疊溪黎州諸松茂雅黎等郡皆唐所置諸羌羗州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

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

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

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伋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武

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在庭

無一人犯顏回慮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

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

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

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

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有保護功

削官爵放歸田里

元振歸三原關上謂文安婦人服私入長安復授任用京兆令之以開敵

十二月上還長安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

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上至長安郭

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廣武經

置草野上放不
歸放之華州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

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甲〕二年春正月詔刑部尙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上之在陝也真

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宣慰朔方行營諭懷恩入朝

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

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

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

戰而服也時抱玉從弟抱真字太爲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

僕固懷恩 反 驩駱 奉 德 辛 雲 京 激 成 然 皆 由 代 宗 不 從 顏 真 卿 李 抱 真 之 言 用 郭 子 儀 爲 鎮 撫 以 致 猖 獗 乎 懷 恩 拒 命 逆 子 伏 誅 乃 云 動 不 及 人 臣 顛 越 益 形 昏 聩 可 笑 耳

京師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已而真福竟不果行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使其子瑒寇太

原不克懷恩謀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設備鳴攻之大敗而還遂圍榆次漢縣今屬太原府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

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撫河東汾上之

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

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僕固瑒爲其下所殺懷恩走靈州魏州作靈州今改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

十將官名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

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

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

三百渡河北走靈州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

不及人致動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

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成無漸泣其來而悲其晚也

劉晏李峴罷以王縉字夏卿太杜鴻漸同平章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

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爲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

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按以手摩

也穗以給禁軍宮窮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

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

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夏五月初行五紀歷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乾元初置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

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

仍自河中爲始從之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吐蕃退除光

臨淮王李光弼卒武曰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光弼母在河中也上恐弼交驩

弼東都留守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光弼母在河中也上恐弼交驩

如欲使使其弟光弼掌禁兵酒之加厚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

光弼以名將與兵自雄不共朝命豐獨開召即至處愧子戰卒

之名義下亦
之不為飲用
以是則懼
長終習難
當時恬不
跋扈習不
知怪而天
理名勢自
無一日人心
也

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懷恩至靈武收合散

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勳勞著于帝室疑隙之端起自

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

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郭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

召問方略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

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爲也已

而懷恩進逼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懷恩與回紇吐蕃通僞奉天諸將請子儀討恩

成乃可破也若連戰而不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陣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

于乾陵之南寇始以子儀爲無能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

先是子儀使其子曉將兵攻邠州曉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救官役乞實自曉補郭崇等

軍士入市取酒刺酒屠煙燼器秀實列卒邀取其首并繫上樞市門曉一營大譟實甲率曉等秀實曰無傷

也曉往解之德老覺者一人持馬至曉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願吾頭來矣曉出秀

實讓之曰胡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在者幾

何官未畢曉再拜曰公幸救暗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

皆解甲效降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且懷至孝德所謝

九月關中蟲蝗霖雨

冬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子儀以太宗爲此官近皇太子亦爲

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戶口之數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記〕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

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

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

二萬旣不費稟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賢殿待制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

人于集賢殿待制

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選其直而不諱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恥也今御與不惠十年矣

人之生處字于舒軸雖兵嘗其節而奸臣媚眼酒肉而費人孤銀就役則窮及隄島安城中自置糧餉東不致詰民不致訴有司不敢以聞新毒欲痛影圖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能西有吐蕃憤固之虞佛運風靡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沿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頰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兵區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爲要害之地博置屯戍悉休其鋒且糧儲靡

難之資充歲人買賦歲可減國租之中陛下豈可遲疑于改作使車士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獨孤及字至之活攝人

吐蕃遣使請和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

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旱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請字士明爲左司郎中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醜

之利歲入幾何。譖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武三鎮劍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母數戒之，武

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五月，畿內麥稔。

尹超等曰：上書早此，麥稔饑荒之數，幸有是耳。然檢止畿內四方萬里，未知若何也。

自春不雨，至四月乃雨。

及是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

也。上從之。

已而京兆用琦稅法，民多流亡，久乃罷之。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己。先是

侯希逸自平盧拔其軍，浮海入青州，據之。朝廷卽以爲平盧淄青節度

使。

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

希逸好遊畋，營塔寺，兵馬使李懷玉得衆心，希逸忌之，因

事解其軍職。至是，希逸宿于城外，軍士閉門奉懷玉爲帥，希逸奔滑州。

召還京師，以鄭王邈

帝之子。

爲節度使，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己。

時成德李寶臣觀博田承嗣相

衛薛嵩、盧龍李懷德、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強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反，正己曾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事結息不能復制。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

高座講經，且以人爲

善惡鬼神
與數制何
異既而寇
至則罷退
復進講直
蹈梁元覆
轍代宗之
不亡幸爾

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大舉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冬十月回

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吐谷渾反

制數十萬衆俱入寇令吐蕃趨奉天党項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趨盤屋

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奏寇皆騎兵其來如

飛不可易也請使鳳翔滑濮邠甯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扼

其衝要上從之懷恩中塗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懷恩相命三年其

上猶爲之懼曰懷恩吐蕃十萬至奉天始列營朔方兵馬使渾瑊帥驍騎二

百衝之吐蕃披靡瑊夾其一將躍馬而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

千餘人京師聞寇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

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百官入朝魚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旨曰吐蕃攻犯如鐵軍爲欲幸

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戰力撐寇而逃欲臨會大雨旬日寇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焚

廬舍蹂禾稼殆盡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

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寇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

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

子儀忠誠素著是以
久而不疑
輕出而回
自疑回紇
亦誠服而
不敢害使
非其人而
強以效試
僥倖如後
來吐蕃劫
盟渾瑊幾
致不免厥
鑑又豈遠
哉

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寇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于前陳。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于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

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又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英又入爲樞密，朝恩專將之。又上幸其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駕，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向未得與北軍論

重兵，徒上屯苑中，其勢凌盛，分爲左右兩軍，北軍之右矣。

閏月，以路嗣恭字緒，京兆三原人爲朔方節度使。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

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郭子儀還河中，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羞。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漢州注見前刺史崔旰安平人，徙密州殺西川節度使郭英又。初，嚴武在蜀，奏崔旰

爲漢州刺史。旰將吳擊吐蕃，連拔其數城，擄地數百里，武作七寶樂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共請

郭英又爲節度使。旰與所部亦請大將王崇俊會朝廷，已除英又。英又

制帥擬亂
不蜀中罪漸
者當勦滅撫
禍魁乃貪次
綏輯乃貪相
以其重賂轉
推節制惡相
與叛臣等
代宗其爾
曲從其請
專事罷停
唐之綱地
矣此掃地

至卽誣殺崇俊遣使召旡旡辭不至英又怒自將兵攻之敗還旡聞英

又裁損士卒稟賜下皆怨怒又毀玄宗鑄金真容初玄宗鑄真容以所居行宮爲道觀仍鑄金爲真容英又愛其竹

樹茂美英爲軍營因徙去真容白眉之旡因宣言英又反發兵襲之英又奔簡州簡州今屬成都府爲普

州注前刺史韓澄所殺于是邛州注見牙將柏茂琳瀘州注見牙將楊

子琳劍州注見牙將李昌夔各舉兵討旡蜀中大亂明年詔以杜鴻漸

爲劍南東西川副元帥旡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貪其利見旡無一言

責其干犯反薦之于朝請以節制讓旡上不得已以旡爲成都尹西川

節度行軍司馬鴻漸又表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又明年鴻漸還朝以旡爲西川節

度使鴻漸節度使才堪寄任上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旡爲節度使旡厚斂以賂權貴元載權其兄弟皆至大官久之旡入朝會楊子琳

襲成都詔旡還鎮賜名甯先是甯弟寬爲留後數與子琳戰不利甯委任旡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旡以鞭子琳破走之

〔丙午〕大歷元年春正月敕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

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尙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

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謂朝恩子弟朝恩旣貴顯乃學講經爲文

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爲峽州

注見

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

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論之。

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

也。字林謂爲相深疾言者，蒙收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陸爽至于今日，夫人主大國不諱之，諫官御史敢言者，況今宰相大臣，戴面稱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銷口結舌，陛下其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于今日也。昔林甫雖授權，猶託他事，陸中言載以爲誹謗，貶之者，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陛下無不早寤，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以馬璘兼邠甯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

爭之，璘或甚怒。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

璘攝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

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

京兆

人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

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

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珍玩爲

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于人，斂

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上不聽

以陳少遊

博平人

爲宣歙

今當國徽州二府是

觀察使

少遊爲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

貴以是得進除桂管

元和志桂管領州十二治桂州今廣西桂林府是

觀察使惡其道遠多瘴癘宦

官董秀掌樞密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

遂改宣歙

〔丁〕二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子儀之

拜平公主嘗與爭言禮曰汝乃父爲天子郭我父爲天子而不爲公主退奔車喪之上曰此非汝所知汝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郭怒令歸子儀聞之因禮入拜拜上曰郭雖有之不礙不礙不爲家業兒女閭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屨數十後空發子儀父家人以爲魚朝恩使之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涕泣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殺人蒙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子儀泣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僕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僕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僕候而情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魚朝恩作章敬寺

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母冥福窮壯

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

唐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固無害以百姓爲未舍人就寺何福

之爲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德以增福不勞人以積福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概臣竊爲陛下惜之不輒始上好祠祀未其重佛元號王始杜鴻漸皆好佛結光甚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報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由子嗣愆思出門病死二寇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誦仁王經以禱之寇去則厚加賞賜僧不穿官至稱聖僧爲國公出入禁闕勞移糧費且田美利多歸僧寺等侍上多誦佛事由是臣民奉化皆願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繁矣

〔中〕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二月乙巳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于衡山。泌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于蓬萊殿側。上

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爲相，泌固辭。

追諡齊王倓。倓于是非道體齊王爲承天皇帝。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欲厚加褒贈。

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

薛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爲讒人所害，曷使尙存，朕必以爲太弟。今

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諡倓曰承天皇帝。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僊，詔以希彩知留後。幽州兵馬

使朱希彩，經略副使朱泚。幽州人及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僊。希彩自稱

留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綰

領盧龍節度使。希彩知留後，綰至幽州，希彩盛兵以逆之。綰晏然而行，

希彩迎謁甚恭，綰度終不可制，勞軍而還。

秋七月，遣右散騎常侍蕭昕使回紇。回紇可敦死，以昕爲弔祭使。回紇

庭詰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昕曰：「回紇

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逼我郊

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厚禮之

內出孟蘭盆

釋經佛作孟蘭盆會于七月望日具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梵僧孟蘭盆華言救倒懸孟器也華梵共舉

內出孟

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旛上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

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鳳翔都將李晟

字真器洮州臨潭人

屠吐蕃定秦堡

胡三省注吐蕃志秦秦上藥

于洮州以定秦爲名

吐蕃遁還

吐蕃寇靈武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

五千擊之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冬十二月以馬璘爲涇原

原州唐置今平涼府固原州是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

璘以四鎮兵屯邠甯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

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

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

爲然乃徙璘爲涇原節度使

璘先往城涇州以郭子儀使王意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

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拳騎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散刺。遂囚。更而釋。童之不
果發告者。又曰。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告止。臥者勿起。各整部伍。嚴
守要害。童之白捕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
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徒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六終